

竹泉圃話全

松窩雜說  
合冊

15  
894



4 85  
294



七泉閣話



高麗 父子定為王氏之說 關東高士元天錫作野史而  
 詳柳有菴希春見秘史而傳之信在 北視龍鱗而辨災救隱歎禍  
 毋之崇廟其他雜出於傳記者非一則 初宗恭愍之子無道矣當  
 其屯 於說王綱已解將相分門各擁私兵國勢方岌 彼趙浹  
 鄭道傳輩意於富貴陰謀易置而顧念五百年宗社傳緒既久若  
 不以非常之惡加於君父眩惑聽聞則無以革命始倡曉昧之說  
 遂成冒姓之醜竟使二十年臣事之君父子駢首就死人理滅矣  
 可勝痛哉 太祖神武不吝東征西討切蓋三韓倡義回軍邦威  
 再造猶且時事多艱曷易表方極一國之推戴天命所歸夫豈人謀  
 自 無不亡之國何必其君之姓 方可 命 昔秦皇之  
 焉 呂晉帝之姓牛終秦晉之世無一人敢言者豈非人臣分義不  
 以 疑似污讒其君也至後世始有呂秦牛晉之說豈若禍昌食

孫之

一人反噬於當日乎惡李革面之徒足以起千古之扼腕也邪  
設至今置之穀信之間後來文字必曰辛禍也辛昌也螟蛉也假  
子也傳訛襲謬無復致疑若使禍昌有子豈不抱冤於無窮近來  
又有尹相國根壽嘗曰禍乃王氏而奸臣冒以他姓中文貞公欽  
文集亦曰牧隱當立前王之子固大臣事也前王指禍子乃昌也  
二公皆文章巨公博覽古今必有所考見則其言當為定錄矣余  
嘗目擊麗史常懷憤歎竊附己意於卷末以俟能辨之君子

原州進士元天錫麗末人作野史以辛禍為恭愍子柳眉菴好  
觀予嘗見藝文館地庫麗末宗錄亦以禍為恭愍之子高麗  
子孫身上必有龍鱗禍死其妃崔氏云之女也示其龍鱗於眾  
人而涕笑曰此非王氏子乎禍母配享於恭愍王廟禍死撒毀  
禍子 仲主牧隱悲歎云

麗朝節義之臣圃隱鄭公始軀於未亡之前牧隱李公矜齋李公

種學陶隱李公崇仁苴屋子金公震陽皆畢命於改社之後掌  
徐公甄 故退而終老治隱吉公再抗疏不仕七人而已其餘  
享苗翁名揚臺閣者皆寡 無聞信乎臨危立節自古難也朴訥  
齋詠牧隱詩曰孤竹蕨薇輕聖武江都允蓋盡神堯真詩史也  
退溪先生舊宅在於京中西小門洞庭有老檜長數十丈兵火之  
後都下喬木蕩然無餘独此樹猶存蒼翠磨空遠近瞻望辛亥春  
忽摧折人咸恠訝其夏鄭仁弘啖朴汝探朴軋甲輩上疏詆毀退  
溪無所不至士林齊憤八方儒生塗集闕下投疏伸雪豈非斯文  
之大不幸折檜之變於是始驗矣

舊例成均館每年人日及他節日試製攷生政府館閣堂上齋會  
皆坐椅子諸生八庭行拜禮盧齋知館事始設參考大臣  
曰拜下乃臣見君之禮也首善之地待攷生不可如是太慢今宜  
坐椅子諸生行揖諸宰下椅子立受以示優禮待士之意左右皆曰可

遂成定規

韓文獻書院既成諸生以稼牧父子坐次相連為疑來問於在京孫余問諸宿伎皆不得定就問於宰相恒福李公曰吳紀亮之子隲父子為中書令每朝會賜以雲母屏隔坐今以障子隔坐為當遂如相公之言設障定坐相公風儀俊偉清白尚節又能文章齊朝時以直言遠謫卒於荒裔國人傷之

明廟朝趙忝贊彥秀以特進入侍經筵上問工夫二字何義左右皆不能對趙公進曰工女功也夫田夫也言士之勤學如女之勤紡績旅夫之力稼穡也上嘉納

宣廟初日三開筵柳眉菴希春以副學而進講上雅重眉菴之博學頃周疊之日景不捲嘗講詩傳碩鼠篇上曰鼠乃賤物也何以居之之首眉菴曰鼠之前足四後足五陰陽相半無如物故取夜半陰益陽生之義以子為十二時之首矣上深異

宣廟朝余聘君申公湛以副學入侍經筵講畢

上因論歷代

筆曰近雪菴兵衛森筆法最勁雪菴未知何許人左右或以

對聘君曰雪菴乃李溥光之號與趙孟頫一時人也上又問宮體何義左右皆不知聘君又對曰陳後主時江總作文華義宮中效之也上宮體梁之徐樞亦為宮體聘君歸語于房曰今日文官皆不讀書甚至不知宮體良可歎也

陳先生郁能文屢魁場屋文與賦為士子程式謄書傳誦者頗多嘗受學於慕齋金先生學問操行為儕流所推重銓官以其落魄科第授童蒙教官訓誨諸生必先孝悌學者雲集余嘗受漢書先生嘗曰慕齋天姿英悟聰睿過人理學高明文章典雅又鑑識如神元人製述必去其窮達壽夭不一其誘掖後學誠意交孚晦齋退溪兩先生皆謁先生始知嚮學之方其衛道闡學之功亦大以舉止任真不修

望之初似迂踈及其承誨溫如玉言

不平如坐春風易。之後士論皆欲陳疏從祀文廟或者以先生平日殖貨為嫌其說遂寢陳先生終於縣監

申身文忠公叔之子也年未三十已躋宰列嘗以吏曹忝判錄佐理正勲應受功臣奴婢準數已出聞高靈縣有奴寺父子富冠一道欲為蓄出計無奈何遂偽造御宝發文督現事覺下獄成廟每念叔舟之勲勞欲貫其死嘗於行幸之際駐輦於禁府前路命召申淨於駕前諄下教曰汝以大勲臣之子今抵死罪余甚惻然汝若吐案悔過則令即放汝以酬汝父之功淨早貴性且驕傲辭多嘖慢一向牢諱成廟曰執迷之人也命還下獄令禁府讞訊判府事姜希孟等啓曰申淨身而宰相偽造御宝在法當死以即允之

宋秤嘗造紙別提畜一醫女以咨文紙一張造給剪帽有一百官曾眷其女因嫌彈論遂以贓罪下獄秤性亢不勝憤怒曰雖

何以受此刑杖乃伏辜遂錄贓案子孫禁錮苗孫福堅登科不清顯代允散以通禮陞堂上高孫鑄始為注書兩司以寺宋秤金案後三年成廟臨筵問左右曰宋秤必矣其女左右對曰聞今尚孽畜成廟默然蓋秤以一紙身陷大罪流丐子孫成廟惻然欲原其罪而下問秤猶不悛可謂盡惑喪志者也祖宗朝嚴於贓法現申淨宋秤而可想成廟欽恤之仁至今令人起感足為東方聖德之主矣申宋皆吾洞中人也

余為黃海監司時有一文官權勢赫然貪饕餮無厭嘗防納州司宰濟用等監貢物元定價木五十同而兵使鄭沆欲為媚悅加徵五同色吏每加刑訊本州送人於其家催納則輒以官威囚禁不敢開口者幾至一年沆適啟兵使躡餘縑來亦承風旨不敢可否判官慎守乙多備土物滿載一駝折簡哀乞則益納其物而亦三答守乙逢人輒言其人聞而惡之喉臺諫駁去餘孽更徵五

以之木於民間時。窮夏怨讎朋與余嘗憤其為人矣。反正  
初余為忠清監司其人奪占民田洪州天安牙山溫陽等處廣設  
屯口多至六處。穀累千時朝廷行文列邑毀撤私屯其人屯所  
入接之徒一時逃散穀物牛畜沒入官家。聖化維新公論方張  
其人父子分配絕徼又出送口父子并係牢獄家產蕩然甲第三  
區受其廉價盡賣於權貴之家乃得免還發配所大翁受於謫  
所子雖放還流離湖右窮悴僅存天道神明足為貪婪者之戒  
李憲平公封牧隱之曾孫也有文名性嚴毅人莫敢干以私嘗為  
刑曹先嘗按獄之際用法頗嚴峻以此寃死者亦多同宗士亭李  
之函常言憲平身歿之後子今百有餘其子孫微弱僅免流丐  
豈非後月之報也為刑官者不可不慎余再為刑判每思士亭之  
言瞿然。慮豈非一助也吾宗李公之蕃之茂之函皆同腹兄也  
也長與季才行夙成群名藉甚長公與退溪友善頗有蓬麻之

季公理學通達學者稱為士亭先生兄弟俱解地理及其母喪  
公謂尹。白韓山先墓山勢低微常以卑濕為慮可於此時擇地  
移之適適踏湖右諸山閱數月靡定登六州之烏鼠山四望傍邑  
山形水勢歎曰不料名山近在吾鄉蓋公兄弟常往來保寧也仍  
往者其地土山連亘十餘里或聳或伏如馬奔馳勢若走入海  
中臨海即止斗起千仞又蜿蜒流注結於野中成一小崗形似卧  
牛前臨大洋浩渺無際又有一島峰巒峭峻正當其前是名高岫  
也或云前朝萬戶堡云長公登眺欣然始定宅兆暮宿山下漁村  
翌朝主姬問於長公曰客從何處來夜夢有白老髮翁狀自奇異  
而泣而言曰汝家米客將奪吾家長公聞而心竊喜之謂必山灵  
也。其葬謂其家一亭曰葬後已亥年吾三兄弟皆得貴子但汝子  
不淑是可恨也已亥辰公生男即鵝溪相公山海其仲氏又生判  
山甫士亭生男熙日才藝卓絕其中年總二十而歿其詩篇傳

湖西李相國德馨清溪之壻也又信風水之說一日余適往拜相國方與相地曾與智同坐談山余問曰地理渺茫何可信也相公曰既有天文無地理但世無具眼特未知之耳吾曾覩婦家先世高岳山論數十年後其應如神不可謂全無明驗也世之崇信風水宗權樂於李家長公終於寺正仲氏早世季士亭卒官牙山縣監

余高祖諱政公嘗夢李良景公種善來言曰吾家毀撤已久不死雨雪在在惟公能造我家公不忘焉高祖覺而恠之良景之曾孫乃韓允右李秩故招來言以夢事韓城曰燕山朝李贊成坡嘗以麻妃之故身被極刑良景以贊成之祖夷其墳而子孫微弱且墓在韓山故尚未改造必以此也高祖尤驚異之遂遣親子弟而修等墳景於諱政公高祖行其捐館距其時已九十餘年現不此人之精魄久而不泯墳墓為死者之宅明矣為子孫者不可

遠祖而慢墳墓崩頽亦不可不修等矣良景八牧隱之子諱政公諱惟清

我國陰皆主五行其來久矣子評始於金司諫洞星曜始於庶孽之祀連洞取友必以命道通顯者加厚人以此物色其窮達嘗以事繫獄援引李苞憤詈洞曰汝何以援我洞曰我以死妄被囚到窮極百思無計吾儕友中惟汝命最好必為政丞久享富貴欲賴汝洪福是以援引矣苞反大喜果蒙全釋宋祀連以安政丞瑯門孽出入其家最親祀連知安門必敗渠運方通取丞相夫人之喪吊客冊指為逆黨指闕上安家四父子一時被誅祀連以告變陞堂上食祿四十餘年老死牖下雖安氏子孫掘墓鞭尸無補於當時赤族之秋矣世之好卜者亦可以知戒也

兼辛卯設齋宴於掌樂院政院以祖宗朝故事援例八啓特賜一等妓樂使承旨宣醞時則金政承貴榮沈政丞守慶知事暹宗同知左尹詹李大成鑒余聘君申叅判湛預會

輒侈慶沈相題詩  
與為此余曾聞之  
後二十五年乙卯又設耆老宴於掌樂院賜樂  
宣醜如一古事  
以都承旨與中使承命往叅時則領詔奇自  
敵以時相押宴非耆老也韓判樞孝純盧判樞稷尹叅贊承吉李  
判書準李知事時彥在座常幕屏簇之具燈燭綵花之盛妓樂之  
張饌品之豐眩曜人目殆非人世事也諸老皆累朝耆旧蒼顏白  
髮犀金輝映簪花壓帽酒闌相與翩跹起舞舞舞樂裏天臨罷子茅  
扶醉蓮炬導前歌管擁後觀者噴噴皆謂神仙又二十一年乙亥  
余以中祿一品年且到稀得叅斯會平生夢寐之所不到不勝矍  
然時則鄭政丞昌衍年八十五吳政丞允謙年七十七李政丞廷  
龜年七十二尹政丞昉年七十三金政丞尚容年七十五鄭判樞  
光績年八十六李判書弘胄朴判書鼎賢朴叅贊東善年皆七十  
四李同知尚吉以年八十陞資余年七十是歲吳李兩相捐館

年丙子李韓平慶全年七十宋同知駟以年六十一陞資亦叅  
恒未滿八人亂後以正二品文宰得叅而云至十餘負抑平時  
宰祿之稀貴耶亂後人多享壽而然耶未可知也然豈非一代之  
盛事也哉

朴叅判彞叙字錫吾忠厚善良薦於朋友與余最親己未冬余以  
黃伯適來翌日早朝錫吾來見坐語良久適盲人池億千亦來錫  
吾曰此盲善卜欲見久矣以小紙書給五柱曰令預問之余畧叙  
寒暄即以錫吾五柱問之池盲曰來辛酉年不吉余又問曰所謂  
不吉乃尋常厄患耶池盲曰以卜書推之似是大厄余甚無聊錫  
吾察余辭色始親問曰此吾之命也辛酉當有死亡之患耶池盲  
素老神效答曰又思之辛酉有吉星來救當有膝下之痛七十五六  
歲運益云錫吾又不問而起去余又問之則曰辛酉必有橫死  
厄似難免矣錫吾身於庚申秋赴京以奴胡陷遠路梗由水路



來辛酉五月論而此池盲之言果驗矣後甲子余以奏請使  
由水路赴京祭海乙丑四月竣事回到登州登舡之夜夢錫吾  
以壺酒來餞既而叙話宛如平日覺來不勝感愴舟行六七日少  
無風波之險來泊我國地方豈非錫吾之灵默佑而然也平生相  
厚之義無間幽明嗚呼悲哉錫吾弱冠登第官至吏叅方有重望  
人皆以公輔期之至於淦死不幸之尤甚而以錫吾之賢而乃至  
於此豈命非也嗚呼悲哉其胤管今為叅判良可慰也

國朝賢臣碩輔道德名位不之人此所以文治似優於麗朝武  
略不瓦於三國遠矣將帥則元無表著者其中金宗瑞之開拓六  
鎮尹弼商之驅逐建夷足以揚國威灵而此諸古之名將特兒戲  
耳仁二人皆英傑易地則其功業未可量也權慄之幸州大捷李  
舜臣之山廩戰功冠當時宗為中興根柢去諸青史無愧古人  
郭再佑之奮義起兵坐牢嶺南洪李男之獨以孤軍保全湖右

四不細此外雖有伐叛討逆叨存社稷者皆是域中之事不可  
叙於祀帥之列矣余嘗與張玉城晚語及我思名将張公曰二百  
年來未聞有能禦大敵者蓋國家不知儲養將材之道當此危亂  
武人資級不以戰功陞遷而剝割軍民措備兵糧者超資越級及  
爵位尊貴志欲已滿則顧惜身名之外他何可望日今國勢日弱  
將帥無人戢此之由也張公乃元勳宿將必有高識其言豈偶然  
哉

前輩非文章之士不敢尚論雅矣余以新及第投刺崔簡易宜簡  
易曰牧隱子孫文官繙出其遺風餘韻尚有存者雖後裔未葉血  
脉流通甚可異也近覩牧隱集碑銘墓誌冠絕古今東國文章當  
以牧隱為首蓋子孫者何必費功於韓柳讀牧隱集可也其推仰  
之意屢出尋常具丁東望在傍曰李相國文章與牧隱孰愈簡易  
湖陰常言李奎報社江賦最勝然何能當牧隱哉曠齋成公現

可以牧隱為首及余八二堂 宣廟學問高明臨遣有問多不能  
對尋常惶恐周易之學衍義等書時方進講其未解處付標每與  
疑於尹海平相 海平曰問君家有牧隱全集未可惜哉暫見耶  
余即覓送後就問周易海平曰許天使國求觀我國文集奇高峯  
大升以李相國牧隱佔俾四佳等集投進許天使遍閱諸集即為  
捲退獨取牧隱集吟咏不釋請於遠接使臨還賫去及歸中國因  
通事洪純彥又請累秩是知牧隱為東方巨擘云頃年倭使玄方  
之來亦請牧隱集而去倭國亦知文章之高妙而然耶抑曾聞中  
國文人之言而執索耶未可知也 黃弘憲天使時 宣廟於經筵  
問東國文章何人為首盧蘓齋栗谷皆以牧隱為對云

余先祖稼亭母夫人元封遼陽縣君墓在韓山世傳高僧無學所  
現地理頭勝后裔有無識者嘗聞韓山李姓世多名公鉅卿案由  
此墳發福其父死穿其墓傍而八墓宛若雙墳觀者駭異當其破

土之日香炉忽躍浮空其高數丈擲倒於十步之外役夫猶且悚  
惧其人碩然不動及題主鵠又攫筆而飛去會葬諸人莫不驚愕  
其人大恐三年之內兄弟縶殞到今子孫死亡殆益在京子孫後  
乃聞知欲呈狀發掘其人裹服遠來自陳妄作即欲遷葬而措備  
棺灰綿力未及笑泣哀乞姑緩其期京族果信其言亦怜其窮迫  
迂迤未果今按益齋所撰墓誌夫人卒逝距今三百餘年而精爽  
未泯驚動秋福若是其昭著其冥佑之事推此可知矣地理之說  
不可謂茫昧無稽也且地家有云墓近祖傍殃及兒孫者現此益  
驗不可不慎也

洪判書可臣為扶餘縣監時始建書院以百濟忠臣成忠階伯與  
首高麗正言李存吾奉安將祭之夜洪公夢四人來致謝意頗有  
感喜之色覺來異之有書生姓金者以執事宿於齋舍是夜又夢  
一人相繼入門揖讓升堂此事西厓相公書院記詳言之院號義

至至今為一鄉士子歲修之地成忠諸人事在三國距今千有餘載李公存吾亦過二百年所而精灵感應所謂如水在地者不虛矣

余避亂流寓於鎮安乃亂山長谷之中村落稀少比隣有老翁生於私治丁巳是歲癸巳年九十有七有子一人老徐校生者年七十三父子同居孫男四人與一奴一婢力田僅繼朝夕白髮兩老每於樹陰之下對坐博奕現者指為畫菑中人一鄉以父子年高家行純備陳狀于縣官復其戶役其父尤為精強聰明不衰但食壹不下日三食粥能益一碗余聞而奇之一日往見起居便健眉毛甚長眼光炯炯容貞清癯英彩尚存察非塵土間人真所謂地上仙也余不勝驚歎仍問翁曰能記少年時事子翁發言隨答語音琅琅少無艱澁因言我年七歲屬於軍保十三始上番京中時燕山荒淫日事遊現仰現天顏潔白少髯身長而眼有赤暈其行

幸箭郊也我以後軍隨往木柵於華陽亭前各邑預置雌馬數百頭於柵內及其御座羣妓滿前却退侍臣有官駟八雄馬以現交接羣馬踉蹌相逐群震山谷其秋反正云當時宰相歷指名益知賢否已卯乙巳之事慨然與歎無不詳知其多聞強記雖識理達學之士有所不及余甚恠訝問翁識字否翁曰兒時甚聰一日盡學千字皆以為奇童不幸為嫌人所訴早定軍後後乃讀小學史記等書問翁有何修鍊能享壽考翁曰生長窮山所食只粟飯菜根雖有疾病不知服藥自至於老而不死莫知其故也其子在旁曰非但老父年高本縣及陰邑年至九十者比之有之一校生之母今年百二歲矣翌年春翁化去是知深山食淡之人多享壽考蜀之青城是已余自聞翁言不覺瞿然當其上番之日乃渺、廝後一卒耳豈知宵中涓渭分明過某宰則曰賢遇某官則邪天理所在公心自芥所謂民具爾瞻至愚而神者也豈不可

明也哉

明廟朝大司憲趙士秀與沈相連源同入經筵趙公啓曰頌相沈連源營造妾家極其宏侈至施丹雘極爲未便沈相拜謝曰趙士秀之言正中臣失 明廟慰諭及其退出沈相笑謂趙公曰微公之言吾過益重矣還家畫洗其丹青時論躓之 宣祖御經筵頌相盧守慎與正言金誠一八侍金公啓曰頌相盧守慎受人詔皮長衣豈意守慎有此事也盧相避席俟罪曰金誠一之言是矣臣母老而多病每於冬節不能耐寒果求詔衣於族人邊帥處以給老母矣 上兩美曰大臣臺諫俱得體面予甚嘉焉盧相素與金公相功自此益加敬重此乃 祖宗朝美事今之大臣臺諫得如沈盧兩相之謝過趙金二公之直截豈非國家之福也 萬曆戊子年間余聘君久爲吏曹叅議嘗見座目官案除大臣原任外自從一品至正二品僅十五六人文官嘉善未滿二十人

祖宗朝慎重名光故宰相稀貴如此 宣廟問大臣曰近日銓官六卿擬望常患乏人誰可爲六卿者大臣以吏曹叅判鄭大年爲薦陞拜判尹鄭公時年已七十且平時居相位者皆至十餘年或過十五六年尹公思翼爲工判十年任公說爲判尹首尾二十年宋公贊爲工曹叅判七年其他久居職位者難以枚舉知事同知僅存一二貞餘皆未差所以然者太平無事非有 特命陞秩則無賞加橫過之路故也若有 特命則雖時望方重者兩司必論執踰月乃已亂後此規亦無矣惟吏兵曹判書兩都目後必許遞改豈非權柄不可久授也至癸未東西分黨後始有三度加由之命流來成憲自此大塚三度加由宗襄世之事武班資憲則絕無而僅有 宣廟朝邊協爲工判郭屹爲知事此兩人外無聞郭屹乘輅被論公訟之嚴亦如此許草堂擘斯文宿德李叅議海壽夙著雅望皆在通政之列幾至三十年許公年近七十以慶尚監司

陞資設於任所李公終不得為嘉善以沒雖係命途之窮通而亦由  
陞遷之不易也今則家金玉此宗亂世官方淆亂之致也大將  
軍告身纒易一醉不幸近之

余外家先祖閔知事諱大生以門蔭為郡守每日昏後拜北斗祝  
曰願生嬰子孫果生一女適韓明澮韓公生二女一為 睿宗妃  
一為 成宗后兩殿隨時寒燠手製公衣服以賜佳辰令節各賜  
宴需遣中官宣醞常時 御供珍羞分送絡繹韓公以一代元勳  
方為首相公之兩子亦以門蔭皆為大邑倅公畏其盛滿退老於  
南陽賜衣賜宴一如在京時中官頃背相望公年八十後每於生  
日成廟輒加一資遂至崇政知中樞年逾九十而沒此事俱在公  
神道碑公忠厚謹慎與物無競奉祭祀克謹至誠所在天又感焉  
生前享無涯之補至今子孫繁盛豈非積善之報也哉  
李韓城君秩以門蔭官至府使性至孝每於祖先忌祀家廟享祭

初猷祝曰子孫矣寒忍無以繼祭祀願賜默佑使子孫榮貴公之  
孫李塋李增從孫李山海山甫一時顯啟門戶赫然公以勲臣嫡  
長年踰八十老賤封君安享而沒此亦門中傳說之事故並記之  
○萬曆己亥大司憲洪汝諄因緡宮掖氣勢甚張恣行彈駁頗有傾  
危士林之漸朝廷患之三司因公論交章劾之累月始 允削庶  
矣汝諄陰嗾不逞之徒假托草野公論連日投疏 上心已疑其  
分朋相軋讒間隨之汝諄蒙叙還朝黨援益熾反攻前日彈劾之  
人斥逐殆盡執義金蓋國司諫宋駟掌令崔東立持平朴慶業校  
理朴彞叙吏曹正郎李必亨吏曹佐郎南以恭並削庶獨柳希奮  
以戚里得免慶暹以掌令余以校理李必榮以修撰皆除拜未久  
既罷還叙並補外慶得灵光余除礪山李為豐基後數年時論稍  
定余三人得通顯路金蓋國等九年後戊申始叙是歲汝諄謫死  
年島中于今四十年恍如隔世事存者只五人少年時事想來矍

然其時有人以被譴儕輩命運問於卜者咸忠融咸卜曰皆宰相之命前途極遠但其中一人壽限不足十一人中九人皆至宰列一人為通政守監司是亦宰相也抑李正即必享家叙適殞年三十八咸盲之言果驗可謂神卜矣

天啓甲子余以奏請使越海赴京副使吳公翻書狀官洪公翼漢也吳公多才頗解卜說皇都名卜及善相人無不招來一日吳公與白髮老人偕來余處是相者也見余相良久曰失志人也余恠問曰何以知之相者曰眉間有滯氣以是知之時乃 反正初也余即拜忠清監司入為漢城判尹宗無失志之意而相者乃言未可知也因謂余曰故國必有人搆害當有落賊之事然非久還賊矣余又問曰余獨其然乎且越海無事耶相者曰三位皆然而水路萬々無吳吳公帶去軍官者狀負豐偉長身義鬚髯吳公使更著華衣以視之相者便曰商也吳公給曰此武進士官至三品屢

經舟師將領之任熟諳候風行舟之事故帶來矣相者曰謊也面背俱有勞心射利之相此必遠行蓄利者矣吳公驚歎其人居於市井一生防納其遠行射利之說不虛矣凡相法有面背俱着之規昔蒯徹之說是也吾等還朝果以負役落後有一臺官素與吳公不相能乘時論劾拿囚一日並坐削賊一如相者之言後又聞之相者謂吳曰官終侍郎壽亦不長云吳公官至通政壽四十四而沒嗚呼惜哉相者可謂神妙矣

所謂相者即張鬼眼先生者而蜀人云々

廢朝時營建始於乙卯余為全羅監司時今春成君南公以雄以伐木敬差官下來邊山莞島等處材木皆以漕舡運京民力不至大改至己未年間其役極為浩大余又為黃海監司繼到境上都監催文積如丘山莫適所從時則以堂上官稱以督運使以今知事李尚吉為之駐劄道內已經一暮專管舡隻督發材木等物大築海西一道壤地偏小而物產甚夥材木產於長山串白土產於

涿州青土產於殷粟燔朱紅產於平山礮石產於首陽山長淵之  
炭載寧之鉄取之不竭營建百具一皆倚辦且近舡路為民莫大  
之患水陸轉運之苦百倍於他道材木丹青鉄炭皆有主管或稱  
別將或稱即廳厨供不貲雖輪定各邑亦不技梧各舡夫馬鞭朴  
狼籍又有金純者起自賤孽帶以調度之獅巧作名目徵歛民間  
不遺錙銖刑罰慘酷又都監官負無恥之輩乘時射利恣行防納  
十倍其餽内外交侵一道民生如在沸鼎之中曷喪之歎方極天  
聽自民 宗社默佑世道安得不變也哉

全羅兵營自前設於康津亂後廟堂以形勢非便移設於長興以  
兵使吳廷邦兼府使以金汝純為別官汝純素愚妄自以文官恥  
為武人下官常悵憤慨適有兵營移設之舉長興人民頗甚怨苦  
汝純欲乘時倖免乃謀於一二品官曰本邑新設營鎮初開無窮  
之弊盍於此際畱所以遷移之策乎皆曰唯城主處分汝純曰吾欲

通於當路宰臣不可無人情以是為慮耳品官等又曰弊邑雖甚  
殘薄當拮据以副盛念遂通諭一邑收合木綿十餘同汝純以其  
中房載送於京多買銀子中房乃賤隸也願無先容之路伶居張  
太伯者以販絲為業時才經亂雜糸物絕貴士大夫家凡有疾病  
必於太伯處求之且為人滑稽又善言語名公鉅卿無不親近中  
房以其詐言於太伯太伯喜曰從我所言事無不成但不可以空  
手為之中房以銀子多給任其所為太伯言于備局諸宰則皆以  
為大鎮才移不可輕改必須奉道監兵狀啓然後可以處置太伯  
來言於余曰全羅兵營新設長興邑人不勝其苦佞生十餘人上  
表將呈狀于備局兩司而今幸本院大諫未差善處之策專在進  
賜幸念一邑民生垂惠焉余曰大臣熟諳已定本院勢難論啓無  
已則上言可矣以此言送翌日諫院之坐果有佞生十餘人聚于  
本院門外呈狀於馬頭余曰姑待門外完席既罷招八等狀佞生

余題其狀辭曰移營邊上乃莫重舉措也不可以一邑厭苦輕改  
廟堂規誨汝等猥濫極矣並與攸生而烹送自此太伯絕不更來  
於余家余以病辭遞文礪代余為司諫余又為執義齊坐之日掌  
令蔡衡欲以鎮安縣監梁寔為越署左右問其故蔡曰頃日長與  
儒生來接於梁家多有教誘之事所聞不義故也僚負力救乃出  
蔡猶有歉然之色持平姜籀公退還家其妻以紙裹之物示之曰  
張太伯者來納姜大驚即招太伯怒叱而還給曰此後永不來吾  
家翌日姜言於儕輩欲為避嫌人皆勸止未果也是冬有一大官  
因嫌素惡姜籀噉臺官論劾前日長與人行賂兩司之事掌令蔡  
衡南暉前掌令元帝智持平姜籀司諫文礪判官金汝純張太伯  
及中房等皆下獄南暉元帝智金汝純久乃蒙赦蔡與姜籀囚繫  
三年累受刑訊文礪張太伯皆死獄中太伯每於受刑之際極言  
姜蔡曖昧抵死不絕於口 宣廟嚴治贓獄而久乃知冤枉 特

命全釋姜蔡兩人窮天極地之寃天日洞燭而以此終身所矣人  
或嗤点豈不寃哉豈非命也姜蔡獄起之後洞友柳時行余司諫  
時正言也同忝是坐來謝於余曰張太伯吾亦相知每以移營之  
事來言吾亦心知其非而不敢斥絕若非常日公之共斷一院同  
僚幾乎難免幸哉幸哉柳公俱以其事告于其叔父柳府院報余  
以執義往忝政府方物封羣柳公以礼判亦忝見余於狹室諸宰  
大會處言余曰向聞家淫之言執義處置長與呈狀極為明快余  
常深服焉因語諸宰一如柳時行之言座中噴、當初余之退崇  
宗出於偶然而至今思之不覺悚然亦天也

我國公道惟在於科舉壬辰兵亂後世道大變法網解弛有一二  
試官行私場屋作為權槩其弊漸至滋蔓至府朝時極為大防一  
潰廡恥都表甚於攫金案由權奸當國久秉文函屢主試院欲廣  
溘私黨以張氣勢凡大小取人科場必預出書題使門客族屬之



蓋科場借述

乳臭子弟前期借述蓋科場借述作俑於車天輅濫觴於李再榮又有闕西李進者頗善科文出入宰相家受厚債製給登科者亦多又於式年講經預出七大文使之熟講無不高忝東國科舉始設於高麗光宗朝距今五六百年公道之熄滅莫甚於曩日瞻盼所暨無不震駭國言藉：人心土崩林下窮經之位一生文藻之士皆拊卷所舉憤世高蹈其翱翔臺閣布列清顯者盡是蔑學無恥之輩外育於權奸承望其風旨屢起大獄神人共憤竟至曩倫幾數義理晦塞 宗社之危僅如綴旒倘微 反正之舉幾為禽獸之域矣大利所在其弊難防至今遺習尚存可勝歎哉李再榮府尹選之妾子能文尤長於四六登魁科官至通政郡守 反正後罪死李進亦囚繫受刑久乃得釋云

舊例新及第被選於槐院者夜則投刺於本院博士以下官遇則鏗於長房使不得出入狎為新鬼侵困百端日暮始放又使回刺如是者浹旬日不恭則答家僮加日數矣有先生名宦之人往請則除刺或減日亦古風也徐公益與李相國元翼同榜及第方在長房之中李鵝溪與徐益為一家之人循舊例往見則徐公素豪放謂鵝溪曰此間有絕等家俱幸一奇觀仍招出李公曰此物是也李公素清羸破帽鬼服勞悴已極鵝溪鑑識甚高一見知其為國器傾許頗深徐益並與鵝溪而侮弄之後徐公低回外邑李公雅望藉甚已為吏判朝夕將入相徐公每歎曰差埃中識人難矣李公位至領相勳封府院君為國家倚重者垂三十年卒年八十八徐公官至義州府尹年纔五十而沒風托高才其輕世傲物如此

韓山崇文洞有李上舍居焉牧隱之曾孫也隱德不仕性醇謹好施與鄉黨稱為長者有丐僧到門破袖乞結容負奇古上舍即俗數斗粟僧喜謝膜拜徘徊碩瞻若有所思上舍恠而問曰汝歎其

粟少乎抑有所言乎僧曰當此秋穫丐僧之來過上舍門者不知其幾上舍必優給糧物此乃施恩於不報之地必有餘慶矣道稍解地理是以周覽本宅地形以謝厚贖仍曰上舍有貴子前頭庚子為司馬壬子為及第多享壽福然此宅終為異姓人所居後亦有庚子壬子介福功名富貴略與相同者矣且上舍後裔魁冕連綿幸為善克終言訖飄然而去莫知所向上舍之子曰允蕃庚子司馬壬子文科歷歇華頭屢典州牧官至嘉善大司諫年八十餘而卒後其宅歸於上舍之次子叅奉允秀叅奉無子以外孫申聘君為繙聘君生於是宅亦為庚子司馬壬子及第官至叅判享年七十七名位與李大諫略同其僧之言一皆驗豈不異哉大諫之孫某登第官至寺正寺正之孫李判書顯英判書之孫叅議基祚皆方有重名為一時名卿賢大夫積善之報可謂如合符節此必天誘異僧使積德者有所規感而益勵也  
寺正名希伯

金南窓諱玄成牧使彥謙之子也世居高陽業位固窮牧使天性至孝鄉陰稱慕早中司馬其未釋褐也茲親在京病逝牧使奉窆歸葬於故山行到新院喪車輪折牧使周知所為置窆於路傍只自號哭行路悲傷近村居民聞奇爭來赴役權厝於路上高燥處牧使窮甚勢不能卸移先隴親自負土以造塋域時本郡有國陵修改之事地官以奉審過去者上馬頌謂曰今此新墳誰人來看真吉地也牧使聞言即退拜於馬前備陳情事言淚俱下地官惻然感勳因周覽山形曰龍席太近明堂挾隘雖非大地山勢遠來自成格局精脉聚當有金榜貴客連二代繙出矣又問喪主族系姓名牧使悉陳無隱地官歎曰然則喪主必誠孝人也吾自結髮為地官經過此路不知其幾曾不料十步之內有此佳兆也此宗天意非人力所容為慎勿遷移牧使如其言遂永寔焉三年後牧使即登第歷守大邑皆有拜績享年八十南窓亦占高科

二代榮貴之言果驗南窓孝友出天華蹟逼松雪侔公私碑竭屏  
箴皆出其手又能詩接待華使多唱酬屢典州府洗手奉職廉拜  
著世性疎雅不闕吏事不事鞭扑澹然鈴齋終日吟哦好事者為  
之語曰南窓愛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不犯官庫板蕩一時傳笑  
經學高明訓誨後進多有名人操守甚正府后廷請一不進叅以  
此開府累年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娛官至同知敦寧府事年踰八  
十而卒余嘗受業其指館也經紀初喪數間草廩只書冊一箱朝  
衣數件而已其清修苦節無愧古人位不滿德惜哉

李迺平貴字玉汝奇偉不凡氣節磊落敢言無忌不拘少節嘗與  
李漢陰相國德馨朴公慶新尹君暹為同閑學伴相會一處問命  
於卜者李矜命矜命曰李公為第一漢陰次之其餘亦登第而皆  
是平之命也李公不屑之於舉子故寸名最下朴公年最少氣  
最銳忽驚起拍掌大哭曰以玉汝為首乎何物矜命汝卜休矣後

漢陰位至領相年僅五十三而卒朴公為嘉善監司年踰六十尹  
君以弘文應教年總四十沒於戰陣李公登第累陞為嘉善協贊  
景運為靖社元勳歷判兩銓位至府院召際會風雲功名赫然年  
七十七而卒二子封君一子為通政子孫繁衍簪組盈門真希世  
之大命也迺平每言朴公事而笑之又朴公捷氣爽醇厚風儀朴  
古舉止任真今韓平君李公慶全少豪俊文名藉甚與一時才名  
之士柳克新金時獻白振民諸人任俠視世嘲笑朴公使不得支  
堪朴公常盡之困悴亦不相較適泮宮試製朴公入格鵝溪相國  
時為太學士始見朴公悌語其胤韓平曰朴捷必為宰相壽福亦  
遠諸年少輩聞之侵侮尤劇後柳白兩人皆早世金公為叅判年  
五十而沒朴公官至判書策勲封君恩眷日隆氣勢張甚享年亦  
近七十蓋迺平豐切偉烈忠直氣槩非朴公所可企及而混於差  
埃人所不識則一也識者曰人之賦命初不以才貞區別有才者

不必顯敬負寢者亦享壽位天道杳茫不可以常情預度恃才傲物者宜慎之

鄭叅判協字和伯諷政彥信之子也天性仁厚局量弘遠平生無疾言遽色待人接物都是一團和氣幼時常見路上丐者寒凍幾死即脫襦袍以給友人正字崔仁範捐世窮無以為措以其嚴府輅軒所藉席皮賻之以助買棺亦舟之義也壬辰倭亂率家屬避亂到一律頭舡人索高價舡彼岸有士族流離者奉老親屯聚江邊終日不得渡公見之惻然招舟子即解行囊益給衣服又代給士族者之舟直先渡士族後始濟家屬舟人義之欲還公不受其士族追然曾不相識又不知代給舟債舟人言之始乃驚歎不覺感泣而去其恤患之義濟物之仁天品自然少無作為尤所難及也又能文尤長於辭賦為乙酉司馬尉又尉庭試以直赴登第即遷授弘文正字歷歆華顯屢拜三司長官余與交分有素丙

午余丁外憂於金浦地公極力經紀初喪以訖襄葬一家病患周旋藥餌益心救護隔江四十里之地再度來見結髮交誼終始不衰其宿德重望藉甚一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官至吏曹叅判卒患風病欲便調養退居于果川農舍竟不救年僅五十一朝野莫不驚悼行路為之垂涕仁而不專位不滿德嗚呼惜哉公有一子名世美登第亦歷華貫嗜酒成病甲子余以奏請使越海赴京鄭公世美時以長淵府使來餞於鳳山酒病已痼形容搜脫余竊憂之戒酒殷勤臨別長淵追至於十里之外執余揮淚而別翌年夏余回還來到定州始聞長淵已逝余却肉悲傷者累日今聞長淵之子登第是知善人其必有後天道可謂不昧矣世美子攸

世宗大壬在潛邸時與諸大君王子會宴於濟川亭時適有科舉遠方士子連絡渡江彌滿於渡口世宗望見一儒士於稠衆中使人指示曰彼某色衣某樣人汝往招來其人果承招來謁世

宗待以賓禮問其姓名居住對曰玄錫圭家在嶺南某邑世宗  
賜語繾綣設盛饌以饋其人跋涉遠路衣冠蓋縷形容瘦悴滿座  
無不恠訝世宗顧謂左右曰此間有處子乎孝寧大君雅信  
聖明對曰孫兒端原君有處子方求婚矣世宗曰欲得佳婿無  
踰此人孝寧曰門戶似不相敵世宗曰自古英雄豪傑之士多  
出於草野若是士家子決意定婚後端原審問之其人乃嶺南巨  
伎才名方振遂納為壻玄公後登第歷散清顯為時名卿官至叅  
贊世宗於百步之外偶一望見能知達人貴客大聖人識見度  
出尋常萬矣孝寧乃余外先祖而李賢成直彥孝寧直孫故每  
言此事而歎異之

鄭相國昌行素剛正其為掌令也弘文校理許銘新結國婚氣勢  
方盛其子暎性行狂悖日與無賴之徒縱酒挾娼打傷人物貽害  
閭閻國人苦之鄭相介吏捕之重加刑訊悖類散落都下帖息至  
今聞鄭公之風者莫不歎服近來有勢家之子橫行白晝殺人劫  
辱朝紳狂縱之行十倍於許暎而為臺官者皆畏縮無人介言法  
網齊隨風俗日敗世道安得不至於此良可歎也

自古賢邪迭進治亂相乘此乃有國之常事也我朝百年以前雖  
不敢知而中古以來權奸之擅弄威福戕殺士類者不為不多而  
及其勢力摧殘或於身歿已久始得追論如己卯之袁貞乙巳之  
芑元淑是已至梁賢成淵之為大憲奇判尹大恒之為副學也當  
金安老李樞方在其位氣焰方甚乃敢抗論誅竄風節凜然至今  
稱快又有朴大憲應男獨特風采振肅頹綱有古直臣風矣一自  
朝家分黨之後臺閣索然其所論劾只一邊異己之人心不服  
公議幾熄所幸者追崇入廟士論崢嶸三司言事之官相繼  
斥逐猶未悛悔餘論未息足以見祖宗培養士氣而國脉之扶  
持者亦以此也嗚呼可尚矣

歷代賢臣碩輔不為不多而漢唐只稱蕭曹丙魏房杜姚宋於宋  
但有韓范富馬皆享國三四百年而代各四人而止則相業之難  
尚矣我朝前有黃翼成喜許文敬稠後有鄭文翼光弼李忠正後  
慶翼成德量宏深文敬天資正直身逢 聖主措世太平文翼當  
北門之變牽裾泣諫救護士類忠正際危疑之日定策迎 聖奠  
安國步功名事業前後一揆並稱賢相不亦宜乎至於 宣祖大  
王在位最久壬辰寇亂千古所無重恢旧業再造邦域宗出於事  
大至誠而共值艱危宣力克復協成中興之業如柳公成龍之儒  
雅李公元翼之忠亮李公德馨之重望李公恒福之碩德當儼美  
於黃許諸人而無讓矣其他文章德業鎮物勅俗允愜具瞻之望  
者代不乏人而其間臧否必有後世之公論矣古人云願為良臣  
不願為忠臣者良以此也

朴同知慶業挹翠軒閭之孫也性慷慨偏執始為正言也吏曹判

書李公墜之子為通津縣監治邑無形人莫敢誰何朴公即為劾  
罷又崔公權方出八三司時名甚盛其父為龍崗縣令一境怨苦  
亦未有介言者朴公又駁之皆人所難為也朝野拭目直拜大振  
其後屢為臺諫稍有不愜於公議者不避權貴奮然論劾一月罷  
斥幾至十二三人遂至塞滯臺閣風生人皆側目以此積怨已久訾毀旋起  
人以為喜駁之報云蓋朴公以孤蹤不量時勢徑情直行其不偶  
於世坎坷不振勢所然也其劾吏判之子論崔公之父雖古之鯁  
直為名者葢以加身與末世居言責而畏首畏尾者不可同年而  
語矣此乃朴公之長處也

古人以父子嬉戲為不祥真格言也朴判書忠元之子啓賢亦為  
判書皆一時名卿父子相戲至樂融、朴公年踰七十子判書先  
逝朴公痛傷沉痾數年後緇卒鄭監司孝成之子百昌亦為京畿  
監司每相調戲諧笑怡悅子監司先歿鄭公時年七十六悲哀喪

性今為疥疾之人雖係命途之脩短亦由天道惡盈造物多猜也  
洪政丞彥珣之子政丞暹時為判書洪公家法嚴正判書非着表  
衣則不敢入謁賓客之來政丞若不豫則使判書接待布衣儉素  
言負謙遜初見之人不知為判書後乃聞之不覺驚歎判書嘗乘  
輅軒大夫人喜甚言於政丞政丞瞿然即招判書嚴責曰吾方居  
相位汝今為判書恒惧盛滿汝何敢晏然乘輅非一家之福也因  
使判書乘輅周匝於庭中判書惶恐不敢更乘其謹慎如此政丞  
享年七十四謚文僖配享 仁宗庙庭判書常兼大提學三為領  
相卒年八十二文献傳家世稱吳相是知父子之間孝敬而先冠  
冕之家謙謹為主為人子者可不慎也

前右相金公尚容在江都圍城中脫衣以給家奴曰國事至此我  
當死矣汝以此衣招魂故遺兒子輩遂登南門樓置火藥於坐側  
放火自焚死于戶曹叅判光炫等兵退後奔往江都城樓已為灰

燼骸骨無可尋處以遺衣招魂而來金相可謂從容就死矣

壬辰鄭澈之開府溫陽也前副學申公湛時解官居韓山田舍倡義勤王

聚眾千餘人以洪季男為前部師行有律徹聞之忌憚路徑體府不  
得不投刺澈終不見乃下令軍中曰當此危亂之時亂民聚眾自  
稱義兵其心有不可測無使中軍過溫界防衛如敵虜季男本以  
武人大怒欲斫營直入爭之申公急止之曰彼雖與我同朝素懷  
異己之嫌今日之令亦不必不由於此若如君計則我真為亂民  
而彼必搆我事將難測吾有處之遂將全軍付與季男並授以方  
畧獨匹馬馳赴灣上季男乃引兵還翱翔於兩湖之間兩湖人士  
依歸者甚多於是澈恐為公議所非檄召季男季男疑澈忌人有  
功必欲害已累台不報後去投忠憂郭將軍云季男安城賤族有  
膽力多戰伐功超授助防將

郭將軍  
召再佑

咸陵君李澣行狀

父効元 宣廟末年以大諫上疏救柳永慶攻鄭仁弘光海初竄巨濟

公於南方得粟谷李文成公文集朝夕披讀敬信慕悅嘗一日言于諷政公曰聖人言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如李文成真大賢今其書在耳仍以文集進之議政公閱覽甚喜曰不意汝見識乃至於此公之尊慕牛粟蓋自此始云與兄子義吉方叔往遊潜治朴先生知識之門早聞已為之學講學明理敦行孝悌日以娛侍諷政公雖海島危逼人不堪憂而諷政公甚安之議政公性嚴待子弟未嘗假借一日公侍側議政公問之曰藝業若成功名可期豈無意乎即對曰無意議政公默然久之又問曰政昏刑濫無辜併命放臣之子宜存畏約而然耶即又對曰先王歿不以理正臣民沫泣之日如唐殺士夫殘忍骨肉特細故耳議政公遽怒曰無妄言聲色俱厲不敢復言議政公居謫十六年朝貴舊遊恐為之累莫有問者癸丑夏朴公東望以巡按御史將巡海防人



島不由縣門先過設政公圍籬所設幕對竟日言笑時公侍坐朴公見而器之徐曰吾有兒名潁固凡庸異時君可剪拂毋忘老夫言公辭謝不敢曰公不以責令胤而反托我為朴公笑曰君豈終屈此間者耶慎毋忘往論及古人事輒問曰君能辦此否辭氣頓偃而期待甚重遂以在土之在縣境專一洞壑者許公卜筮以供養焉公每稱朴公於先君年輩差後論交不過為同朝之好而窮阨之境意氣相傾過加獎許惠我莊土前輩風流卓乎難及云外王母星山李氏居南陽年深無他子孫可侍日夜念公殆成疾病丙辰首夏將歸首離自巨濟屢日而到南原府下酒店馬瘡不可行散步登廣寒樓上舉首北望前路尚遠回眺南雲晨昏已隔去留兩難景物增感方徙倚彷徨忽見一士人衣馬輕肥疾馳而來且登樓公起迎逡巡以讓坐焉士人先自言姓名曰吾即林潭字載叔請公名字公亦言之蓋是時公方畏約處已接人一以邊

遜已知林公為錦城之望而林公實不知公之為何狀詰公鄉里親黨不已荅云我本南陽寒士家貧不能自存有奴在南中為徃今狼狽而歸林公笑曰外方有奴非士夫不能家居近所必有京中知舊公但辭謙而已林公曰南陽人士吾亦知名如崔皞正即君知之乎曰雖知之如不知也曰何以如此曰崔固文科官族我是鄉村流品又無藝業可相交親安得不如此林公又曰古人云傾蓋若舊白頭如新此何謂也公愧謝曰少也失學壯而無聞文談古義都不曉了林公大笑曰欺余哉荅問未休日已亭午奴人來告具飯公遽起將就食林公苦挽曰安有廣寒樓上逢故人遽舍去曰故人為誰林公曰我非故人而何仍呵奴取飯來命已奴亦取來二飯俱至林公家既饒仍以湖中豪習盤兕精緻饌兼水陸之味勸公共啖而不肯下箸林公曰何性執也曰習於貧賤不頗也笑曰豈其然乎飯訖林公一向詰問而公牢自護持林公奴

來告馱載馬將發曰姑徐俄又告之則又曰姑徐如是者凡四度  
又告即怒曰當與友人共宿今日可無行即令馱載脫鞍解夕飯  
公初謂林公且行及見此等作為遽呼曰載叔何困人至此林公  
且喜且笑字公曰非載叔困某乃困載叔遂與定交林公既與  
公同宿一夜知公與元相子建朴都憲大觀徐叅判德基交深因  
曰君馬病將滯吾有壯馬可騎盍與我偕行抵洛見諸友因向隆  
中公不可林公遂先行既入城與諸公曰李某何如人咸曰馬偉  
子豈見之乎某固偉人世豈有作人如某而可逃吾眼中耶然智  
亦欠短窮蹙乃服直堪一笑因說廣寒當日事諸公皆大笑公問  
闕跋涉始達南陽諸公書札先在案書中云又曰何不速入  
城重對載叔作前日狀耶公嘗言林載叔少也喜交遊晚來大通  
顯毋論他長短只就當時事言之逆旅相逢愛而不釋為之停驂  
留宿惟此一事亦自罕見於今世云甲寅以該賊臣倡廢母之論

終至稽嶽金墉倫紀數絕辛酉冬公自南歸見一二親友與聞靖  
社之謀未幾南歸壬戌秋復上來是時反正之議已定未可遽去  
遂稱病留南陽久不悌議政公送義吉來見因令護還是冬義吉  
先至青陽墓菴要公會與俱悌公報以病不能去義吉得書驚曰  
叔父病甚吾當往候明日遂行到水原斜川止僧舍先走一力請  
公會蓋義吉已訊奴人知公宿會起居疑其有他端為來親問而  
恐煩耳目為此路中會也公即往會一宿而別是夜公曰天人之  
望已有所屬名正言順事無不成然以孫繼祖恐有禮訟義吉曰  
然禮固有得失而自古未有無補之廟主補之論蓋昉於此公因  
曰沐浴之義素相熟講君何不與我共為曰叔父為之而我不為  
亦自道理遂去明年 仁祖即大位 大妃復位罪人出伏曩倫  
復叙 宗社獲安即癸亥三月十三日也領教于八方議政公在  
棘籬中忽見本縣監馳到示以巡營閱文及攀義諸人名錄一紙

公名亦在其中但有驚惑而已居數日公送奴至始得國家之報  
頗悉乃詰義吉曰汝叔平日未有不問汝者今舉大事汝不知何  
也曰已知之矣因細及前冬事議政公益驚惑數日不自定辛未  
制軍有家變公從房漸妻申淑女性凶戾妖惡連殺漸婢妾所生  
二小兒議政性嚴忿然之淑女既不容於夫家日夜懷怨毒潛為  
詛呪後用術士言掘出狼藉又有無頭兒屍得於淑女家時議政  
公及房進士府君得奇疾相繼以致漸之房潛又以奇疾不救公  
與羣兄弟俱發狀縣門潛妻俞氏亦發狀囚淑女子青陽縣獄事  
聞朝廷連遣差官以按之安公猷徵按獄不明趙公啓遠又持異  
論遂上于京獄二婢連斃而情未得淑女供辭援公曰李某寬仁  
必知我至冤公於是擊錚以下其誣引法曹將問公完城崔公上  
劄論救既而淑女自斃獄遂罷公自以抱冤未伸尤絕意去事常  
杜門以自齊丙子扈從南漢丁丑二月用扈駕勞陞嘉義為江原

監司時關東列邑新剝於兵公私蕩殘民不聊生公到本道界馳  
啓曰原州牧使李重吉為人昏暗中無所主吏無智愚各擅官柄  
而至於不畏人言微飲無藝乃其能事內令出外害及閭閻種  
貪鄙之狀難以悉舉苞苴賂物絡繹要津用度無節再徵官納之  
物一境之內人無不怨苦當此板蕩之日不愆前過又竊官穀載  
以衙馬五六駄連續不絕其貪濫無恥至於如此且又兵亂之時  
處事之無據用心之陰險人皆唾罵六路牛畜盡被擄掠繼有牛  
疫致斃殆盡苟有人心者其安忍殺牛而食乎推其心事與殺人  
而食其肉者何以異乎而重吉忍為之如此之人決不可一日在  
官江陵府使趙希逸沈冥趨孽号令顛倒瘠民肥己怨苦徹天富  
商大賈之齋重寶避亂江陵者不知其幾百而希逸盜竊官穀抑  
買奇寶細火不遺網取專利其間麓鄙之態貪濫之狀言之汚口  
又惡士夫之避亂本府者久處其地深知自家所行案迹乃於場

市之日做出虛言謂賊已踰嶺搶掠將及本府使官人數輩登城呼唱遠近奔波轉相驚散行中財產并皆遺失避難士夫及本道之人莫不怒罵當君父被圍之日事在朝夕危如一髮而偃卧衙中不出一步地即今兵鋒已退大駕還都此非挺身赴難之時為守令但當賑飢勸農愛惜民力而已希逸乃請由於臣曰國事如此欲上京拜於闕門之外當此民生塗炭農務方殷之日多舉人馬欲作千里之行此不過亂離丐死之餘欲與親旧做一場說話而求其不恤民力放縱自恣之狀於此可見不如因其請而許之使自上京有後日還官之地不使罷悌之日盡攬官財故姑為給由近必發程非不知遞易新旧之為有弊此等人一日在官之害反有甚於送迎之勞并為罷黜賑飢勸農一日為急請令該曹速出交代數日內催促赴任趙公文章有名當先軍宰執皆其儕友莫不譁然以謗公而避難人士還京公共傳說皆如狀中言故謗

言遂不行公以敷教敦化司徒職也刑法輔治司寇責也司寇掌一國刑法案為勸懲而設遂因風聞論啓縉紳士族之居喪擅殺者酗酒不遜者交結惡少甘為無賴者皆勢家子弟或朝士而公繫治無憚京師震驚有富譯某甲嘗習於一宰相、知其老無兒謂之曰令爾有子可乎譯謂將予已宜子婢辭曰平生所近婦人多矣并不生育何更為宰相曰非也爾有子在此豈願見之譯恟恟不知所謂但稱願見宰相遽呼一婢來因謂譯曰婢自西邑來能言父名故知其為爾子也譯唯唯而退他日袖一綉段與之既而死既經年宰相婢卒多人往譯家蕩盡其財因與其繼子爭為後訟在秋曹屢年不決公按驗痛下其偽重繩其婢以法都民稱狀全昌君柳公廷亮補承旨安惺沈承旨膺姜判府栢年皆與交親其交也去其皮毛久而益密柳公則世誼最重生又同庚慈竹舊情到老不衰為公水原南公以恭宗秉銓柳公謂公曰君終不見銓長

乎公曰我得圻邑不為濫南公亦豈布恩哉可無見終不效令公  
父子忘讐自附也柳公默然有慚色公赴任未久白洲李公明漢  
丁內艱行過府下李叅判行進以茂長縣監上京一夕齊到公館  
待之二公訪公以朝廷事公投示朝報時全昌之子滄拜銓即司  
諫沈東龜駁之以永慶之孫不合極選二公謂公曰柳相令之先執  
果何人也公曰柳相得失在人耳目何待吾一二說然朝家既雪  
其寃而庇其孫無此理也柳相冤度遠兼有儉德不學無術  
生逢不辰固多可訖然東龜之父誨在圍城危迫之中堅拒君命  
不使虜營若當時致辟錮其子孫則東龜可得以論人哉但有一  
事柳子龍父子不當在仕版矣不但不得為銓即而已二公曰願  
聞之公曰齊主初年金南用事柳家恹惛二人與之為其子孫何  
忍忘誓匿怨反附其人以為功名之階哉二公皆稱善金南即金  
判書蓋國南判書以恭也二公既入京言于人咸陵持論嚴正不

易斯言柳公聞之大恚公入城為造柳券辭以疾再造又拒門公  
又臨夕而徃直入外寢柳公猶在內閣強而後始出盛怒贖罵且  
泣曰爾我異姓兄弟而同年生如一身我之子爾之子爾何言若  
是公曰令息怒聽我言禽獸且愛子但知愛子非人道之至也吾  
嘗責令以忘讐附人此便正當道理說今豈非昧吾亦有失責  
之君則是言於人則非以此罪我宗無所辭曰慙慙摧謝反復不  
已柳公意稍解公為之數日連徃曉解元相公見公如此呵之曰  
何徃來不憚不亦勞乎其弟府尹公曰兄勿爾也李公事自是崔  
叅奉皦如莊嚴慎密操履堅貞公自少交厚同遊師門癸亥  
反正與聞窓意而不叅舉義者唯崔公與李方叔二人仁祖初  
政時拜齋即不就公嘗論其風節凜然處窮約沒齒無愠色古所  
謂薄卿相之位而甘陋巷菜羹其庶幾焉洪佐即字定公少與友  
善為人倜儻負奇氣少許可公嘗論其耿介拔俗孳說絕特自奇

士然每為英氣所使習與成性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洪公宣廟  
朝名臣寧原君致仕諱可臣之孫於公夫人為從兄夫人未婦已  
為莫逆之交無所 禹食知旬之公之布衣交也禹公本潭陽  
貢生公與之交無所挾禹公亦不少讓蓋其天性強忍堅悍機警  
絕倫交際之間一毫無挫鋒猛氣人不可當反正日廢人間之大  
庭長廊中義旅守之其中一二年少妄責何以廢母妃殺大君禹  
公大喝曰君輩犯顏諫諍亦太晚矣叅請社原從初拜信川郡守  
面責體察從事鄭公弘溟坐罷又拜全州判官陞拜僉知卒於鄉  
公為文而悼之曰嗟我禹甸之不滅灌仲孺公嘗論完城崔公是  
間氣以渺然一身當國家板蕩之際犯衆怒竭忠盡智使 宗社  
血食至今者皆其力也使國家無完城者國其奈何然亦不免於  
為國計功利而出於至誠惻怛無一箇私心世之訾警者豈足以  
知完城哉嘗論李延陽元原平厚重如勃而百里可寄才略等平  
而內行純備固皆當世名臣論其氣稟自相絕異而及其年位既  
尊却自屈已從人推引名賢以副時望此正殊塗而同歸也又嘗  
論漢光不任功臣能成一代之治而東漢高節義西京之業遂衰  
惟我 聖祖中興舊任旧人臨御二十七年寅畏恭儉雖備嘗艱  
險日不暇給而人心歸附元氣尚旺 孝廟嗣服奮發振勵群賢  
滿朝思新厥命成康之治桓文之業宜若可致而徒尚名義未食  
宗效以致天心不豫民情益駭廷議雷動國事日非此殆天也非  
人也許眉相哭公曰瓌偉傑特既知遇聖哲見義不顧一生以布  
衣誅不義定大難亦不以功名自居其去也視爵如視弊屣卓  
狀抑立肆志於榮辱之外見其大者也閔左相熙文曰貪天是  
戒公獨徊徨高山深林傑魁其姿富貴自來進退適宜張豐陽善  
激文曰公惟畏慎同居寵利九疏乞退浩狀歸志永謝簪組優遊  
晚景門有崔羅室如縣罄尹判書鐫文曰况我瓌嶷之冠卓絕之

姿樂善之忱好士之心憂去憤俗之眷、避權辭祿之翩、若山若海之度為相為將之望急病救難之義輕財重義之風今不可復見於斯世矣公之言曰早際風雲為公義也逡巡進退恐晚初志也此又公之若浮若沉為吏為隱而人不敢窺其際者也然公壯年而仕黑頭而卿耆艾而名七十而致八十而歸歿之日士友相吊行路嗟咨天之餉公也亦厚矣崔完陵後亮文曰孝友狠天高識範世謂拜徵惠以昌其施何功之綽而用之嗇晚節超然引年取通脫屣勲名保我明哲礪翁鴻伐召與遐蹈公宗無有余言非眊元水原萬里文曰嘗侍先子之側與聞成夫之論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江海之泓涵神規德意藹然動人自不覺其心悅誠服至其高義俯一在儉德冠千古世競於名利而視之若嬰兒之戲身躋子卿相而蕭然如寒士之家哀窮而悼屈樂善而濟急雖古君子亦未必不讓於公矣李愈知、白文曰早絕意

於名利若退懦而謙抑寧無善舞之長袖常斂手而坐寂寞蕭然數間矮屋葺庇風雨食無珍味衣必取夫儉素士人朴天健文曰不苟合於世而異訖者不敢怒不苟異於人而懷私者不敢干不屑於進退而大節炳然有克終昔我先生德尊誼正論不苟惟與為道義之友每謂公非今世之人也曰識量宏大心事磊落好人之善如不及見人之惡若在已至誠惻怛之意由於中發於外藹然盈溢乎顏面若火之始燃如水之方至其小處猶可勉而能其大處赤子之心可庶幾於斯言范文正平生無怨惡於人宗先獲子我心晚節超然十載優遊汎愛均仁施由親始此則公私哀誅之辭也槩公平生事父母能竭其力奠祭盡其誠友兄弟敦宗族敬信師友老而彌篤清儉寡欲無第宅莊園為一時所推服忠君憂國之心不處散而或間至於策名清時畱形雲臺非公素心故難進而易退終遂浩然之志立朝五十年在官之日甚少其政

績功業未克大著於時謹叙歷官生卒及行誼言論之梗槩因附  
士友諸公之所推許者以備當世立言君子之有取焉

庶子陰城縣監父松樵

### 沈漁村行狀

晦齋先生行狀云庚寅召入為司諫時金安老久在屏帟朝廷方欲復引用以為東宮孤單預此人為之羽翼蓋安老子廷城尉尚公生於東宮為有力也倡此說者正言蔡無擇安老妻黨以此為安老得路

公諱彥光字士烟號漁村三陟人金安老用事屢起誣獄許沆為鷹犬恣行搏擊有陳宇者慷慨士也陳嘗學於張公玉之門與其子任重相友善嘗言安老沆之罪惡安老沆聞而噤之論宇諂訕并逮張公父子其他知名之士株連者甚眾拷掠狼籍公為理官至滄泣力救陳竟不免而張公得不論死然以此忤安老丁酉出為威鏡道觀察使是年安老伏辜上思公即命召還由工曹判書改設政府左叅贊戊戌以論者謂公嘗引安老以亂朝廷遂奪官放還田里以疾終於家宗嘉靖庚子五月初六日也先時安老以愉邪之姿濟以文章之技規取權勢陰蓄進用以其子僖尚主

之地大司憲沈彥光亦隨拜和附私朝靡然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說正言而物論旋皆盡立異左廷高直講沈生百過沈彥慶兄勞彥光曰直講何以和安老之高小人乎先生曰安老尹東京時熟視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得志國必矣慶曰雖入豈擬以柄柄乎但欲為東宮也耳先生曰不然彼若非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有德之者且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彥光怒起去乃宣言于朝

憑籍依附驟執銓衡既而六府三司同辭劾其專擅之迹遂并竄于外而南家沈貞李沆宗主其論未幾因主丐恩量移近畿時南家死沈貞竄李沆流而鄭文翼公復相世道稍有更張之望安老於是久在屏黜謀所以進用而未得其路或曰君何不調停已卯黨人之意交歡兩沈乎蓋以公與兄其貳相公彥慶素痛已卯士禍欲解其廢錮者而患未得其援故也安老深然其計乃以入朝必當權用之意傾心納款且當時文定王后主壺而仁廟在東宮有兩間飛語廷臣多憂之安老又使妻黨蔡無擇倡言須安老入可以羽翼東宮蓋其子所尚之主即仁廟嫡故也由是私朝靡然隨聲附和公與貳相公既信其調停之說又冀其保護東宮遂為力主引入之議矣及至安老享用則只赦金公練朴公薰以宗前言而諷其心腹潛折已蔽之公訟杜閣士類益甚於前遂擅國柄大作威福無復有所忌憚矣安老敗後踰年登諫摺撫前事劾公



曰李某在安老不  
得入矣遂劫羅故  
田里安老既至聞  
先生攻已語亦不甚  
怒慶州人有以賄  
求官者安老謂其  
人曰慎勿令李某  
知之也

至今論者病之往々猶有未明公之本心者可勝歎哉蓋安老之  
復八也唯晦翁李先生知其奸而欲沮之言于公曰安老尹東京  
時熟視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得志誤國必矣直提學  
許洽聞而惡之與同寮李任蘇等因他事劾之至謂曲信陰嚙謀  
搆國是蓋晦翁曾為司諫憤蔡無擇誣治朴雲之獄與羅淑論其  
事故被奸黨假此藉口以奇中之遂命罷其職緘以司諫朴公紹  
典翰趙公宗敬相與欲論安老旋為權輓蔡無擇所先擊去與晦  
齋次勞被逐公當初主引入安老之說而及後安老所做大故疎  
脫始覺其見賣而慚悔無及嘗曰不助當時數子之論以致今日  
之悔我死之後宜為我厚瞑冒將無以見數子於地下安老聞之  
憾公特甚云由是規之公既昧先見於前又無干奸於後是則公  
不得辭其責矣然丙申公以工曹判書出除平安道警邊使蓋時  
有西北番胡年々竊發多殺邊將安老故欲擯陷死地也丁酉又

以吏曹判書左遷咸鏡監司皆因安老斥之也夫小人之情明於  
思譬公於安老察有引汲之力則宜思其償德之不暇而乃反終  
始拊排至於如此則公之不附安老而安老之憾公者尤驗矣又  
按史草 中宗丁酉十月二十四日庚午大司憲梁淵等與諫院  
論啓左相金安老請速遠竄絕島 答曰如啓再啓即刻拿出絕  
島安置以定人心 傳曰速令當直郎官拿出城外後定處可也  
二十五日辛未 命咸鏡監司沈彥光用於京賊二十六日壬申  
以沈彥光為工曹判書是日安老賜死又史曰初安老欲以其外  
孫女納 東宮諷至諫論尹漑及尹元亮兩家不合與選尹漑因  
此被譴遂并停止國人皆知其謀彥光言於許沆曰近日外議如  
此臺諫前日之論皆為左相孫女地耶沆曰余則不敢言公何不  
言於左相耶彥光言於安老曰春蘭之女議入 東宮然乎今若  
納春蘭之女則至諫所論皆悞不公何以示後乎春蘭安老之壻也

安老色变曰吾家安有此事遂誓以天日彦光退謂人昔王莽將納其女於平帝多歸虛辭遜避之左相之誓以天日宗類之安老聞之遂與彦光成隙云史筆所載炳然可徵而安老賜死之日公即被召則其於消長之際事益彰著矣又晦齋行狀碑文俱載當時事蹟論議謂公主引八之議則然矣若所謂劾罷晦齋者乃許洽而非公之所為也昭載史冊烏可誣也至如安璐所撰已卯黨籍補及海東野言東閣雜記等書皆可考信而并謂公兄弟意在解錮信安老調用士流之言而引之忝伍較量無所參差又竊考趙典翰宗敬所著文集其胤子廷樞嘗跋其卷而稱沈某之厚贖冒人皆所不知緒以錦陽朴公淵又序卷首曰欲解錮者沈某兄弟謂安老朝入錮且夕解夫朴司諫趙典翰當時與公論議相左因為群小所中者則其兩家子弟宜不為公掩遮而猶且云然反欲別白公事則其公論所在信可見矣昔胡文定不識蔡檜之奸

亟薦於朝及檜柄用被其收台時人有指文定為檜之黨魁而劾之者趙忠簡張忠憲并薦檜終至以禍酬恩自古宵人善於掩匿蓋藏當其肝肺未露陰邪未售之時雖以仁哲賢俊之明亦有不  
能逆知者可不慎哉執此而論之夫以文定人且以黨檜斥之公既引安老又坐此追劾被劾則世之人徒執其已著之迹或未察夫公之本心者勢亦然矣然現公之前後宗跡則知人不明不害為其心之無他而世之論公者終亦有所定矣公雅性朴直立朝自勵當已卯士禍之後群邪肆志畧棄并設之餘嘗斥成雲之奸使不容於朝又屢上疏劄慷慨言事其所以匡正君德諷諭時政者深得陳善閉邪納約自補之道而未嘗不以諍別淑慝作士氣勵名節而言至若極陳奸邪蔽主陷害忠良之禍而顯指已卯之人以為士林則其危言讜論忠奮激烈可謂有鯁直之風矣且以詩哭陰崖曰英妙高懷擬老成更張一世曾驚却將詩禮修初

服豈意經綸誤半生仕已在天無喜愠舒隨地有枯榮窮道易  
節尋常事十載林泉尚令名其眷已卯士類可見也特以晚節  
歎子先覺之賢貽乎進退之道求全致毀避咎得凶豈非命歟  
崇禎紀元後四十五年秋九月歲豐李之瀛謹狀

公自遭口舌退處江湖絕意人事嘗筭室于鏡湖之濱以漁釣賞  
詠自娛然發於憤排咏歎之間無非憂君憂國反已自訟之語其  
聞杜鵑詩曰三月無君吊此身杜鵑拜裡更悲辛山中不廢為臣  
義准擬西川再拜人又日出詩曰明光不被寸雲遮海底紅輪湧  
碧波頽狂餘輝長洞照此身肝胆奔無邪又示朴遂良詩曰十年  
肝胆內楓宸壯志常期斬佞臣經濟無才還誤國漢樵有地可狃  
身不堪掉舌談時事只合韜光混俗人到老心懷誰會得明  
日上高旻此亦可見本心也

右沈漁村詩

松窩雜說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此古今之恒也其在中國平原曠野四  
望無際必千里然後風氣不同百里然後習俗有異也春秋十三  
國所尚之不同考諸詩可見矣我國則不然水無千里野無百里  
一邑之間高山重疊一村之內大江相縈山之內外水味之一鹹  
一苦江之南北風氣之或順或逆處之皆然則風氣之厚薄習性  
之美惡難可以一槩言之此觀民風者之所當留意也

箕子自中國率儒學禮樂及技藝百工三千餘人凡商家文物盡  
捲而東都于平壤初至時被髮語音不通畫地成宇始得通情  
教之以簞簋以食籩豆以祭生者有養死者有葬男婚女嫁亦皆  
有禮設八條之教與仁義之化盜為良疫為善井田遺制  
然猶存至今十餘年東民之知三綱五常之德存君臣父子之道  
而得免於禽獸者皆箕子之化也雖家戶以祝之豆以觴之猶

未足以報其德也

天有十日民有十等上自公卿下至輿至尊卑之序貴賤之分天經地義固不紊也至於我國公私貴賤之法宗非聖王之政皆是同胞之民而勒為臧獲拘以世傳陷之賤類不齒士族甚無謂也然箕子以三仁之聖自中國而來立中國所無之法豈無所見而然哉蓋東方山形水勢迂曲而險阻人心習尚剛偏而巧黠莫肯從令反戾難制非可朝令而夕禁亦不可難而懲惡故如奸盜贓賊之設為其家奴婢使各統攝以與於變之化以致外戶不閉之盛自此以後遂為東方赤世不易之大法家之有君臣之義人之知上下之分國之逆臣家之反奴與同律至今數千餘年遵守不度禮讓之尊刑政之義非他外國之所可及者故中國之人皆以禮義之邦稱之或以小中善目之此不同而同故于治也今有欲為改絃易轍變而通之一如中國之制者殊不知政由俗革因俗

成化之義而適足為大亂而已必不可行也

我國人心風俗之巧黠難化必以湖南為首此非有德者之言若濟之以德安有不化之人哉但以南方尋常之物觀之山蔬野藪之味溪魚園果之形皆與東北不同而烏鵲之鳴鷄狗之聲皆促高而且急家畜之猪赤色者多猫皆陰班青灰而白黑全班者絕無道內皆然物色之有異於他方如此甚可怪哉

爾汝者輕賤之稱其大於此者方不過呼之以畜生而已中國人心頓厚余嘗奉使往來所見未嘗敢以暴怒惡言加人我國則人心奸頑不思禮讓好為慢侮小或不愜於已輒以我子呼之或人之母與妻而詬辱之甚至兒童走卒尋常言語之間醜言惡語無所不至叱其咒曰必曰吾之子之物怒其牛馬必曰吾之子之牛馬習以成性至於如此著惡遜慊之風其可見乎余嘗聞諸先正此等醜惡之言 朝宗朝絕無至燕山末靖陵之初始發於

湖南之靈光萬頃等地而遂傳習四方云

古之明王必慎守賦法不少撓貸賦法不嚴而能保其國家者未之有也漢之光武寬仁之主也雖惻然於數千學徒守關蹕象不貸歐陽歙之死而竟死獄中非狝先武然也唐宋諸君之稍知治道者亦莫不然在我祖宗之世朝廷清明私邪不行此英成兩朝之治後世不能及也至于中廟之初雖經燕山昏亂之後國家典章猶存公議未泯士夫之貪污被譏者皆不得側跡於朝著之間而私用咨文紙一幅者未免為終身之累為其法禁之嚴可知也自六七十年来權奸緇踵紀律蕩然貪婪之習日以益盛見堯公訟受人指點者昂呼唱從地笑罵無復愧恥非徒不為私法糾之反與相效而從吏之也如此而民生之不困宗社之不亡豈理也哉

帝王之法皆本於人情必原於人情而順於天理然後不悖於行而無譏於後世矣我國之法其不可曉者有二焉女之貞潔雖極可獎而年少寡女一切禁錮改嫁之子論以淫產果是近於人情乎宦者為物非男非女腐朽凶穢梟非人類而娶妻居屋有同平人妻或不謹罪以失行是果合於天理乎違情悖理莫過於此恐非聖人之法也

魯山君殂于寧越棺斂不具只以藁草為殯一日有年少山僧來哭甚哀自言平日有通名家恤之介留連數日一夕負屍而逝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虛假之葬也二說未知孰是若以佔畢齋之文規之則投江之說無疑然則僧乃胡僧楊璉之流而其奸臣亦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不可既魂至今猶漂蕩誠可哀哉

仁廟即位 中廟山陵總畢館學儒生亦請復賢良科仲雪諸賢累日伏闕 仁廟手筆批荅曰汝亦居首善之地疏章三上詞懇

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  
行有意存焉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言是非則  
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汝亦姑退更思之 仁廟之留  
難特以三年之內遽改 先王之政為未安至 昇遐之日特命  
復科叙職

麗氏之朝惟以恤民為重以即將等不習民事不知治道不授親  
民之官雖以巨濟在海中倭奴初程猶以文官之初陞六品者差  
送李奎報作序以別其文載於東文選今可見矣至忠烈王朝因  
即將等之訴始有擇而交差之議然而即將之而守令亦罕是時  
武舉所取只四人而已此其五百年間黎民安業既庶且富列邑  
官庫亦得以充物矣我朝自 祖宗以來亦有武弁勿差內地之  
令而 靖陵中年以後權奸縶踵樂其苞苴托於防備多以親厚  
年少武官差授饒邑恃勢縱恣悅人服已無所不至民心怨叛而

邦本病矣

王宮法殿南向聽治朝饗之正位故政府六曹諸省皆列於光化  
門之外在東者西其向在兩者東其向非徒公府然也士大夫私  
屋之室其廳事則或東或西而不敢向南者雖處家之時不得僭  
分而南面也都中故家世族之室碁布星羅皆是北向及 中廟  
朝以後紀法漸解人心日奢犯分踰禮之事無有紀極則家舍所  
向之南北不暇問也可見世道之漸降而人心之不古若也

祖宗朝惟 大殿及東宮嬪則收取士大夫處女年歲童子使之  
入闈選擇此外雖大君之妻或令尚宮或令監察可氏就其閭闔  
本家擇而訖定至于 今上朝庶孽諸君之妻亦皆單子使之詣  
關親自揀之非徒失其 先王世守之家法僭分越禮之事自  
始矣

英廟朝光陵以首陽大君在潛邸吉禮未定初以貞熹王后之兄

設婚監察可氏至其家主夫人奉女而出與之對坐貞嘉年尚少  
短衣童髮隱於主夫人之後而覲之主夫人推入之曰汝之坐次  
尚遠何敢出頭乎可氏告於主夫人曰其阿只氣象不凡非尋常  
之比請更覲之嘉嘆不已入關啓之遂與定禮可氏知人之鑑至  
今稱之

中國乃文明之地也九州之外國於四海之敵者各有其強南謂  
之蠻、從虫也西謂之羌、從羊也北謂之狄、從犬也惟吾東  
方獨謂之夷、從弓從大乃大弓也言其善於弓矢而能射也箕  
子之所封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稱夫子之欲居是也且其竹  
箭矢括雖中國之廣獨於荊州之衡山有之而他無有故中國之  
人皆以木為箭我國則只於北方不產而各道皆產為弓矢之勁  
利士馬之駟健乃天之所命也隋煬唐宗亂天下之兵而來猶不  
能得意而去今之見敗於倭奴而莫敢技梧者非乃天之才不古

若也只緣人心之難叛已久而諸將之望風奔潰不能進故也痛  
惋

天下之廣風氣不齊而習尚不同故其禦侮戰陣之具亦隨方各  
異中國有中國之技夷狄有夷狄之技春秋列國如秦楚堅之甲  
利刃齊晉之旗旄鈿戟韓魏之廣輪鞬鞞燕趙之鈎棘長鎧是也  
勁弓強弩發無不中我國之長技妙於炮火慣於槍鈿倭奴之長  
技也善用兵者諱我之長誘彼所短耀我之短挫彼所長奇正相  
乘因敵制勝此孫武三駟之法也若厭我之奮慕彼之新則邯鄲  
之步其可達乎蓋習我長兼彼所能固無不可然以余覲之兩軍  
交綏風馳電擊追雲逐雨不暇呼吸當此之時進退揮擡之術俯  
仰弄鈿之法必無所施只可學鳥銃而他不必效之也

春坊下蕃八侍之負於世子所受之書與其左右講論之辭出  
出而追記書於單子以呈政院轉啓 工殿乃舊時規例也

仁廟在東宮幾三十年聖學日躋三時書筵之外又有夜對又有  
不時接見下番寤於退記持筆硯入侍如上殿之有史官也一  
日賓客任柵告於東宮曰書筵之言有所遺漏固無所害而筆  
乃上殿事也入侍通於上殿之事雖小不可僭也自此持筆  
硯入侍之事遂廢不亂也

先祖稼亭戊戌生年十三屬於諫院外即時國家無事拾遺之官  
每以會飲為事名之曰曲會嘗於夜會一負先唱曰長夜不長詩  
酒夜諸偕皆不能對稼亭謂曰不難也即應曰遠山非遠畫山  
座客不覺驚歎每出入必與之同鞍自此知名

光廟丙子之難河緯地見法其妻子在一善朝廷議以連坐之律  
遣禁府都事處之緯地有二子長曰瑋恍惚失措仆地無言次曰  
珀年未弱冠畧無惧色動止自若顧謂都事曰萬無亡命之理願  
少緩之不得已與母有告訣之言矣都事聽之珀入門跪告於其  
母曰死不難也父既被殺子不可獨生雖無朝廷之命猶當自決  
但有一妹年長就笄雖沒為賤隸賴人之義猶當從一而終勿為  
狗彘之行於他日也遂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皆謂緯地又有子  
矣

李相公克培賢德清望重於一時其弟克墩亦在宰列頗以貪婪  
取議一日謂公曰某日弟之初度也家人將設小酌望須暫枉公  
許諾及是日公自政府直向其家見廡下有熟麻新索迤桂於短  
牆之上公却立而問曰此索出於何處而從誰得之克墩不能隱  
直告曰司僕寺官負有相知者使用於洗蹠而送來矣公勃然而  
怒曰司僕寺之索當繫司僕寺之馬何為挂於汝之庭乎遂乘軒  
不顧而去其為家法之嚴可畏而祖宗朝宰相如此生民安  
不富庶倉庫安得不壹盈乎  
元慈甫裔余之外王父之皇考而耘谷公之曾孫也嘗戒子女曰



勤於自己之事而懶於他人之役者人情同然臧獲之輩自少至老逐日所役者無非他人之事豈能事之致勤乎汝輩但當怒護勿多詬怒也聞者以為名言

鄭文翼公光弼在己卯年間為首相中廟因災異迺訪于思政殿左右迭進各陳弭災之策韓忠進曰聖上雖勵精求治鄙夫敢據首相之位突變之作必有所由而治道之成不可望矣及退賓厅右相申用溉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顏色自若揮手止曰之渠知吾輩之不怒故發此言也若小有忌憚雖功之不肯於吾固無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抑之也用溉服其言而聞者以為有大臣之量

鄭文翼公當清流將設賢良科也三司亦並請之公獨以為不可曰賢良之名雖善在三代之下不可為也中廟不聽及諸賢良斥死之後所立善政一切反之亂朝請罷賢良科公亦以為不可

罷也中廟謂公曰設科之初亂朝皆以為可而卿獨以為不可設也今之將罷亂朝皆以為當罷而卿亦獨以為不可罷也卿之所見每與時議相反何歟公對曰於當初固言其不可為也今既設科給牌除朕安可罷乎一設一罷國家政令不宜如是之顛倒也中廟亦不聽公之所言雖未見施於前後直截橫拔之氣真無愧於古之大臣者矣

申相公用溉自少個倘多大節其父泐為吉道監司李施愛之難蔽於倉卒無以應變投入於廳上曲樓之隙穴卒尋之不得將去有少吏指示所在之處竟為所害公長慟父死於賊手必欲服誓交結洪裕孫累徙咸吉道審知小吏面目姓名一日其人以事抵京寓於中路人家公時為舍人與裕孫乘昏挾斧徒步而往使裕孫招出似若以官事相告語者公自其後斫以殺之而去主家及同行之人終莫知有何故而為何人之所害也

祖宗朝人才衆多文猶碩德之外名将亦多蔚然而出以余耳目所及者言之則自中廟朝中叶以後至于明廟朝如方好義張彥良閔應瑞金秀文金舜臯南致勤等碩大雄偉博通古事思威無備勇略過人皆有統衆愾之才其他一門之可鑰一障之可防者亦多有之以今之諸將比之前輩瓊尾淺挾不足以供棘門之一兒戲將才之乏至於如此天之不欲恢復而致然耶吁可歎也

現象監正李翻身吾亥祖文烈公之庶曾孫而王父韓城君之再從弟也陰陽地理卜筮筭數律呂之學無不能通而尤精於天文其所言皆有徵驗隆慶年間嘗過陋止因與談天余曰象緯之說微妙難知公曰何謂難知灾祥之應無非人事之善惡氣像之屈伸昭示甚嚴少無差繆但衆人不察耳余曰慕齋先生嘗言我國之在天下猶衿川之在東方天必不為衿川而降灾祥也慕齋以

失言取譏於士類此言何欺公曰日月之虧會雖謂之如此猶或可也至於分野星辰之失度朝晝雲霧之乖謬不可歸之佗國甚可畏也余曰當今象緯之逆順如何而吉凶之應於後日者亦如何欺公顰蹙良久曰厄會不可言也余曰所謂厄會者無乃遠圍作釁有陷城戡軍之患乎公曰封疆之地寧棘豈常或勝或敗何國不然不可以此謂之厄會也曰然則朝廷之上構角逐有打盡士林之秋乎公曰進退消長縉紳之常事有國者之所不能免亦不可以此謂之厄會也余憮然更難為言問曰其驗在於何時欺答曰天体至重積感既久其為示怒不可期以朝夕近在二十年之外遠在三十年之內厄會將迫固非士大夫冒進之秋也余君之心骨而未嘗忘也萬曆己世之獄其言甚驗壬辰倭賊之亂大駕西巡廟社丘墟其言益驗矣天譴之可畏如此而公之善於推步今可見也

東宮科舉取人之制其在三國則不必問也麗氏五百年之久其始未及祥和而中葉之後只有三年一取三十人之外更無別科我朝亦依前朝有式年三十人試取之規而臨時推擇或進或退初無定日 英廟朝右文與學始有章學試製若干人賜紅牌自此之後遂成別規漸至滋蔓至燕止及 中廟朝濫觴極矣至明廟朝又有給分赴試通計之規或直赴會試或直赴殿試式年之外曰別試曰章孝曰庭試或因事而私或援例而設或春秋而分設或一月而再設或連歲而特設或一歲而三私不告四方不聚多士惟以表箋數句限其日時名曰燭刻一日之內便登高科偉門大開士皆奔波抄誦短句以謀青紫而三年大比通經製述之法漸不如古矣庭試放榜之後滿眼皆縉紳之乳臭而林下遽學之徒一不與焉噫以今觀之前朝之時科私甚稀宜其賢才多滿而公巨卿雄文大筆皆由科目而出及乎我 朝科私甚數

宜其賢才之倍出而才華賢德之士絕無僅有而閭閻鄉曲之間擢可用者未免遺漏之歎科私愈繁而士習益偷人心日下誠可恨也

麗朝武科之制雖未詳知我朝式年規則寅申巳亥之年與文科設初試於京中及各道、各有定額之數隨其私子人數多小而出榜翌年子午卯酉之歲聚會入格初試之人於京城試射木箭六兩斤箭騎射騎槊入格然後考講將鑑博設武經中一書四書與大典粗通以上者人數與講書之數通融合計高下分私只取二十八人謂之會試又以會試之人親臨試才定其坐次謂之殿試至 先廟即位之六年庚辰巡幸四方所到之處必設武私不為初試不限規矩隨其多寡而取之一年通計共一千八百餘人至今以武士之不能彎弓者必謂之曰庚辰年武科也自此以後武選亦輕矣然 成中兩廟之朝別私之規必以六

兩百二十步騎射四中講書粗通然後忝榜故所取武士皆傑然  
至萬曆癸未北虜尼蕩介寇過陷城其時李珣主兵建議為防戍  
赴戰之計遂設別科取武士六百餘人而逐年所取皆不下各數  
百人也 祖宗朝舊遠科科規法至此蕩然矣雜色諸軍之稍解  
操弓者皆得忝焉而王宮侍衛甲兵別侍定虜之類及外方諸鎮  
騎步兵水軍新選之額多闕矣壬辰倭賊之變 大駕西行關西  
與黃海連設歲科癸巳之秋東宮所駐全州撫軍之所嶺南都元  
帥之府與各道所取其數甚多自癸巳 大駕還都至于丁酉五  
年之間累設大科不為講書只取一天之八格名為科科宗同軍目  
新恩放榜之日戴花執牌著繩鞋而徒步者亦多賊變以來前後  
出身無慮數萬閑良庶孽之外水軍及呂私賤才人白丁之類無不  
預焉取人愈多而將才益乏殘劣愚駭不能彎弓不識一字者比  
比皆是以此欲禦強悍之賊謀國者不思之甚也

國朝用人之道文武兩科出身之外生員進士以為選人而用之  
孝子順孫與文行之士則以為遺逸而私之至於吏任可當之人  
則該曹因其薦私試才入格然後擇而收叙故族係不明門地卑  
賤者不得廁於東西班正職至 明廟朝沈義謙李珣共執國論  
托於用賢始開無取才之規唯其所好隨意登用 祖宗舊制大  
變而士遂漸至混濇矣今則又因倭賊蕩亂之後鄉曲寒賤行伍  
棄卒官府之隸公私之賤或以義兵或以軍功或以納粟或以納  
奴或以運糧或以邊將子孫或以戰亡子孫或以扈從子孫不問  
賢愚隨叙各司同僚指點典簿欺侮上下陵替事無統攝衰亡之  
象此其一也

監察古之殿中御史也而糾檢百僚必須自處儉朴然後可以責人  
之貪婪冒濫而不如法者故籠衣陋色朴馬破鞍短帽殘帶望之  
皆知其為殿中也其在麗朝雖未詳知八我 朝百有七十餘年

之久雖貴族子弟有名文士若為殿中則其為服色遵守舊規不敢小變至于明廟末年間昇平日久人心奢僭厭其陋龕樂於侈肆殿中等皆有變故之言其時沈義謙朴淳朴應男亦執一時之論遂令從化改之自此殿中服色制度華美鮮明倍筵於侍從之服古來霜臺舊風一切掃地存羊之意無復可見矣噫改正翔易服色為國之大端不稟於上不咨於眾擅自改之而莫有言者權臣縱恣無忌憚如此其為手段甚可畏也○萬曆壬辰夏四月倭賊渡海入境連陷過城無復枝梧長駟而至李鑑之兵敗於尚州申砮之軍沒於忠州二十九之夕羽書忽至翌曉大駕奉廟社主與東宮及中殿諸嬪冒雨蒼黃西行渡臨津宿於東坡驛至開城府轉向闕西宗室及文武百官中道逃散多不扈從至如俞知成世寧直長成世康以上大夫與七品食祿之臣安扈城中臣伏於倭世寧以孫女妻倭將得寵一洞賴以安焉宗親及士族

等當初皆出避畿邑觀世寧兄弟者安便無事還入城中者亦多三鑿司典各司書吏典僚及雜色之類皆服事於賊出市交易無異平日之與賊徒杯酒相邀賭博為戲尤可痛憤者大駕總出兇賊未入之前都中之人爭入內帑府庫之物互相奪取三關及六部大小公廨一時衝火烟焰漲天彌日不絕原其設心不啻恠於兇賊之利刃甚可畏也及唐兵渡江掃蕩平壤之賊徒自知勢窮將欲退去盡開四門獨開崇禮一門乘夜焚蕩驅其都人之老少而盡殺之都人之得免者無幾而其中僥倖脫身者反為變其辭說以為前日留都不去者姑待我兵之來欲為內應而然也民情之反眾難測其可畏又如此

祖宗朝臺諫之公論甚嚴監司之殿最極重故士大夫與守令或被劾或見貶則其人愧屈自縮物議譁然鄙之渠不得自明人不能相援必須置散累年俟其懲艾然後懂得復叙此朝廷公論之

所以行而內外庶官之有所畏戢也自靖陵中年以來權奸繼踵臺諫與監司皆其門客至于明廟以及今上之朝舊習猶存士風汚濁年少新進之輩主張時說奔競成風賄賂公行為庶官者屢倒臺諫為守令者凌侮監司有駁論貶言之及則其人必揚言致詔曰臺諫有某隙而搆也監司以某嫌而然也相厚之輩互相唱說播諸朝著必使其人復為無咎陞品超序曾不為難人無忌憚政多姑息紀綱日紊苞苴日增公論掃地是非易位賢愚倒植而國家之事馴致於淪胥而不可救矣

成廟朝宰相李永根李坤共奸一娼妓互相攘奪言官論罪請罷者累日成廟終不允兩人詣闕自明相為歸咎各自為是再三陳啓成廟答曰自古士大夫相竊妻妾乃衰世之事也予不忍置斯世於衰亡故不允臺諫之言非以卿亦為無罪也退而省之可也於此可見當時君臣之間不啻如父子而聖主一言凜然

於斧鉞之誅至哉

順懷世子時師傅賓僚之進見者皆不稱臣新設之貞謝恩於東宮不書臣字非獨順懷時然也仁廟在東宮之時其禮亦然凡春坊之官不曰東宮之臣而曰宮僚蓋上有君父國無二尊故也今於蕩敗之初執政者不究祖宗累朝遵行之規只據五禮儀稱臣之文其禮遽變凡進見之貞必為稱臣謝恩單子及文書之間皆書臣字蓋已卯諸賢講究禮文靡有墜廢非不知五禮儀稱臣之文而其時不書臣字其於改定論議必有成說而今未得見豈非恨也

有朴永之稱名者其根貫則余未詳也僑寓于北鄙俊秀坊與余所居不遠故有時相見為人穩豁不為圭角亦不混於流俗常以補草笠為業亦不致勤衣食屢窘不為屑意能通數學所言多驗中間消息久致茫然至萬曆丁戌間欣然來見曰糊口關西幾至

十稔今始還京人心風俗大異於前上自朝士下至韋布皆有傲  
物自聖之習士崩瓦解之勢已成令公雖掌風憲年少新進之輩  
必不聽信若執我所見則彼必立異若屈已從渠則反傷事体不  
如退休山廬也余深服其言而不能從也其後送獄之度三年未  
畢倭賊之火至今猶然不識此人何處去而其存其亡未可知也  
明廟朝竒大恒為都憲時人謂之徐林大司憲蓋海西賊林巨正  
從黨甚眾拒敵官軍朝廷將發軍討平之際其黨徐林先自歸順  
指示捕獲之方以為有功給其立債屬于捕盜廳使之討賊憑藉  
縱恣睡眈必報都人怨苦之大恒初附李樛為副提學與沈義謙  
挾謀逐樛遂擢大司憲持論甚緊故以徐林目之  
牧隱大為我 太祖所重 太祖嘗請其字及居室號又請名其  
二即牧隱以為桂花秋皎潔配桂莫如松公之所重者節義尚其  
不変也故字之曰仲潔扁其居曰松軒且三即之名号毅故名一

即曰号果、毅相頌者也吟成一篇曰着鞭樞府愧揚、同日磨肩  
八省堂月滿海山何故、歲寒松栢愈蒼、友恭可見親惜洽果  
毅何憂敵勢強願與一時諸大將共師終始郭汾陽牧隱聞鄭圃  
隱被死偶題詩云省擊臺彈直到今烏川竒裕駭人心往來屑、  
何妨事更感松軒愛我深

尹副提學受亨正德己卯以進士讀書於驪興之神勒寺驪興之  
有登科設慶宴者借妓於原州妓生五六過去歷探房廡至公所  
寓指示相語曰似是儒生也老僧在傍謂曰慎勿雜言今此進士  
為江原監司之日不遠矣妓輩笑曰欲為監司者多且多矣公曰  
妓輩乎汝道方伯雖未可必都事則不難也妓乃反唇曰人事未  
可知也遂闔門而去公其冬登筮至嘉靖丙申為本道監司下界  
原州先訪其時妓輩則皆登尼籍獨老妓應時生存焉公題詩云  
十八年前甓寺中群娥爭笑布衣窮如今按節歸來晚爾作偏姑

我作翁又有兩絕而余忘之

鄭湖陰雲卿嘉靖丁酉為關東證考使自嶺東北官到臨羸將踰  
嶺宿於五臺山之月精寺之前有金剛臺下潭水澄淨岩之  
畔松檜成行乃使客遊賞之處公之將發臨羸也判官令下人稟  
於公曰妓輩亦當從乎公曰不煩從也公至臺上俯潭而坐問曰  
妓輩何以不來乎曰既有命也不敢違也公題詩巖上云東原通  
判簿風情諱遣佳兒耐客行錯與癡人前說夢銀花無復照潭明  
判官馳送駟騎顛倒開樽張樂極歡而罷公之豪氣跌宕類此  
盧濟中楫一字行可號全菴居原州之彌羅村晚尊精舍於州之  
西面慶莊白雲川上名曰十一亭金叅諷曾有記申全齋有十詠  
少時學於全齋之門天性穎悟博覽強記觸處洞然冰秋月覺  
我形穢溫雅端重近於有道者氣像亦近世志學之高士也盧相  
思慎之曾姪孫而涉於孽亦未冠叅別私為有嫌者自中自此遂

不更赴年三十六而逝凡所交遊無不痛惜臨絕題詩屏上云

致求近道函莽切雖薄企齋有挽云雲林城市意悠

勉欲為仁中無一點塵慶莊十一亭誰主桐花寺裡儻來遊

留穿榻羅藏修鳴鳳十年山更幽盧全菴親家余到親家余棲山房家君挽宿設酒盧見余別友人詩

用其韻寄來云無意相過宿初欣陪投履經史青燈夜憶

君談既其後重九日余尋到其家公適工塚而還有長律其頌

聯云襄陽非是德公迴自以為得意云

余之亡友繕工監正金和吉能詩造語溫雅而清新家在尚州歲

在庚申年間公將自漢江乘舟至中原而還故鄉時余先受由覲

親於原州之地公贈余詩云蟾溪流共漢江連君至漢頭須泛

兄弟連擢魁科故家後之峯以壯元稱之其故墨殘礎宛然而子

長與府之城內客館之北有壯元峯世傳高麗時魏氏元凱文凱

前

想應容易到吾

一葉吾乘上漢江

君至漢頭須泛



孫至今嗣居焉元凱初為僧其母曰汝若非投緇立揚不難矣元凱曰天只以科名為榮則當為母赴死遂上寺盡取所藏僧家之物而焚之因出洞門有詩云流水喧如怒高山默似嗔兩君今日意其後數年擢魁科官至翰林又後年文凱亦擢魁科元凱有詩云黃金榜頭吾已占千萬古來稀有事及母卒元凱復為出家名冲止有科子亦叔一家生得二龍頭

圓鑑集板在本府

麗末詩僧禪坦晚過松京東城門外聞鷄群有詩其末聯曰

千斷

也村萬落同昏夢尾雄雞不失時斷尾鷄坦自比嘆其國家之將亡而眾人不能知也

崔公淑精在集賢時韓公明澮為西帥而去一時文士俱會離亭

約以韓事為用終以韓字為韻眾莫能成句崔公後至坐定語之

故使賦之公即朗吟曰君王喜得無雙信西賊驚聞有一韓滿座服其精敏

趙進士昱字景陽号葆真菴晚節卜築於龍門山下亦稱龍門居

士能文清節一世之高士也朝廷特札為報恩縣監赴任未久即

謝病而還嘗訪原州盧處士不遇有詩曰慶莊川上日斜時一報

道主人京洛去天風月恨無詩

尹副提學豐亨為關東方伯也臨瀛進士高繼達公之司馬同年

也兄弟三人有兩親設壽筵請公為工客此日所會同年四而先

生守令亦二人也公之詩云笙歌那足罄歡情三弟兄存雙鶴

髮砌過月竹橫金影取用無禁還不竭又次酒泉清虛樓詩

生窓外風溪夏玉鳴知君心事更開清政酣逢日梨花醉

云我無清債償春山馮字千行隨月遠政酣逢日梨花醉

可憐酒泉今已涸又題秣富驛詩云夫人洞口生男稍西則酒

愁過瓊髮不禁斑

泉東米粍老媪川酒泉縣米粍峯皆秣富驛近處地名也

富不曾虛

金思齋罷居忠原達川之日題僧軸云勞生感二竟何能蝸角

爭長薛交滕可憐堂上投巢燕何事十方三界外慕齋先

生次韻而贈之云就笑能間打蛇不勝強爭茶楚豈瀾毀先陰

生次韻而贈之云就笑能間打蛇不勝強爭茶楚豈瀾毀先陰

生次韻而贈之云就笑能間打蛇不勝強爭茶楚豈瀾毀先陰

生次韻而贈之云就笑能間打蛇不勝強爭茶楚豈瀾毀先陰

荇菴旋磨蟻元免序林誰最樂  
紛纒過耳蠅兩周未往有閑僧

安分堂為五衛將八直鄭湖陰以刑曹判書坐堂之日吟詩寄安

分堂曰抱闕岑寂著善淫已報臘脂故杏蔭詩書曰葉寧遠

心性安分堂次答一聯云鼠牙叢裏還詩思湖

陰又有短律云郊原春色半穿薄雪未賦擎蒼與周

苦問誰高譏安分久八直也其歡欣遊於斯文可想難抽判續勞

柳監司純中伐杏樹接梅詩何奈梅殘杏盛開休嫌苟合非同

金河西隣厚為集賢校理受由南歸與方伯相遇於光山方伯為

公開樽張樂令三少妓各執盃而令公自擇公之所取杯其名勝

揚妃也酒半方伯使妓持觥求詩公即揮筆云灼焯楊家女髮

時罕有及者轉漢宮秋終成一笑留傳勝付青樓公之諸詩精敏華麗一

松江寺石碑有詩云秘記相傳九百年三都白日來孤兔草木

落神嵩寒江雨皇恩寬宥深如海石碑之有詩久矣而茲於今

日未知為何人之詩也甚可恠哉

全羅監司啓本光陽縣監牒呈自前朝以來鉄塚稱名處有之開

見則無鉄物但有誌石刻字云東距十五里許有黃金塚得之其

利萬倍但子蘇父奴凌主下凌上僧赤笠僧行俗事俗行僧事儒

棄筆硯織女棄機杼農夫棄耒耜壬辰國三分癸巳還定年未太

平八頭流山避亂茅一湖西小安驪江血肉之地還都漢陽動費

八百唐兵渡臨津則加二百云蓋天之愛人至矣非不欲常安而

保全之惟其感於人事之得失氣數之消息雖或至於篡亂是豈

天之本心哉今以此說觀之則國家治亂與亡皆由於一定之數

天亦無可奈何而抑不能容人力於其間耶可恠之甚也

余於萬曆癸酉新正以左承旨受暇觀母於原州之地聖工下

書于監司洪春年曰左承旨李景侍予日久累效勤勞八十餘歲  
老母在原州之地卿其題給食物以示余意上又御書賜稿五  
十此物雖不合於老親然來自滄海可進于母以榮君之賜也奎  
章二十七字並與仙果而賜之擎出金門臣隣動色懷歸鄉家慈  
親感泣以予無狀蒙被 聖眷甘滑珍貴之物便蕃及門 恩榮  
之盛簡策罕傳古人所謂君恩重於泰山此身輕如一葉者其我  
之謂乎蘇齋盧相公題其帖後云自古求忠必孝門 九三漢汗  
堯言出 幾歲鄉閭佳氣望 婆娑共商顏光 蓋公有慈親累  
陸果分 經旬几案異香聞 糜粉無由答聖君及 聖上恩賜故並及之歲在青狗之仲春也甲戌冬余遭憂丁  
丑免艱癸未以都憲言事得罪出守長興府使乙酉適還原州村  
舍仍退處者數年公以頌相有病引告在家追感昔日玉堂相從  
之意因用前韵云憶昔追趨金馬門 行遠是命何須較 易簡  
治功猶惡著 從誰作傳並故書 鵝溪相公李汝受次其韵云 馬  
苦節却嫌聞 去：人思御李君

邑東韓積善門 死生忠孝元無異 秋板龍紆黃橘殿 清芬  
先稼救有仍 輕重君親詎敢分 在鳥啼徹紫宸閣 三字  
又被蘇齋賞 沈公守慶次其韻二首手擎黃橘出天門 不是侍  
相傳御李君 萱堂忽聳歡拜動 况若蟠龜降玉母 又云 規夢南  
臣王例賜 閭里爭嗟異數聞 擬將千歲報明君 不損功名  
類細君分 長憶御香衣上聚 三年亦熟民思借 丹心終始  
去隔金門 赤忘恩楠袖中分 五袴謠與國自聞 丹心終始  
常向五雲 未忘恩楠袖中分 五袴謠與國自聞 丹心終始  
到卿相 宸翰輝煌龍騰鳳翥錦綺十襲將傳子孫為百世無窮之  
寶藏之北部俊秀坊獎廬而壬辰倭賊之亂 御帖及兩相之詩  
並為回祿痛惜失守恨尋常介之于懷終身不能忘也  
贈吏曹判書金君恠甲順初予之槐院舊僚也為人忠信君子為  
原州牧使壬辰倭賊之變出於不意公團聚州兵為遮截東南保  
守西路之計予以號召勤王之使駐兵于州之興原倉公入據加  
里嶺棚原古城予抄送精兵若干以援及倭賊登城民潰散公與  
夫人及次子被害州人殮襲權葬于酒泉縣南東山麓之間癸巳  
倭退之秋叢鞠于驪州之地公之胤正即時猷氏強索挽詞予不

能辭畧草短律三章書於簿楮委人馳送一云勤苦詩書業

平惟樂志乘甲所無將堂必後張巡一云朝褒死節守

亂却有成仁靈關未必後張巡一云朝褒死節守

成又有子靈關未必後張巡一云朝褒死節守

美孰如公靈關未必後張巡一云朝褒死節守

逆共知靈關未必後張巡一云朝褒死節守

東臯李相公為首相都堂弘文錄會時初以幾圈為足及收圈

將畢公更加一圈蓋公之子德悅入於初圈之中故加一圈前後

數十年來同叅堂上皆為氣使心交其乳臭子牙無不得圈此權

奸之所縱恣也相公雖違以約其正大氣像真不可及也近者弘

文錄揀擇之時初以五圈為限收圈之後左相言五圈數小減一

圈四點以上用之渠之子吏曹叅判李冀之子得悅俱以四點

安分堂次盧處士全菴詩帖有兩律一云失於人世得於天

雪五精叅列坐義同南郭惟如知天地道終一云泉

回千古友羣賢高似西山不可偏如知天地道終一云泉

不堪憂子抑甘喜舒笑指雲一野豎風雷星與

山深處築茅菴喜一野豎風雷星與

論心月共談一野豎風雷星與

申盧處士慶莊十一亭十咏云瑞暈初分岳半露鷺題

清透林泉外啟勤來入戶右雉山湧月寒烟畫日封兩運

藏容卷作橫近斜練莫今空隱豹右鳳岳橫烟江水青於染

鳥情元有稱暖浴錦盤戲無人鷺自右柳渚鳧眠既有瀟瀟

溪受正微風毓玉朵錦翼眠夢入石潭烟花白似醴醴

叔仁細兩躍金鱗朵錦翼眠夢入石潭烟花白似醴醴

長潭到底清山月照孤樽酒更盈元有詩最是亦真亦

潭撐舟亭似子能尚石論孤樽酒更盈元有詩最是亦真亦

處右臺巖垂釣微茫春雨細開知有騎竹樂隨風斷復清

來和無心曲右原所牧笛山斷蒼烟合榜歌何處向排亮還清

同携荷負行右原所牧笛山斷蒼烟合榜歌何處向排亮還清

似開將明朝置虛鏡回右江口漁火心知想誰雕刻雲峯

粧成刺繡紅血著此老蒼公右斗峯花木霜風染作林丹蓋夢

客  
心

晚色秋相近  
寒霖雨更淫

春光徒自媚  
安得竟光陰  
右錦壁楓林

